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Januar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1年1月8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1年1月6日星期三举行的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脆弱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遇挑战”的视频会议上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和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女士阁下所作通报的副本，以及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先生阁下、尼日尔总统优素福先生·穆罕默杜阁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兼外交部长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卡绍冯先生、挪威外交部长伊娜·埃里克森·瑟尔爱德女士、负责旅游、法国侨民和法语国家事务的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配属国务秘书让-巴普蒂斯特·勒穆瓦纳先生、爱尔兰总理府和外交部国务部长托马斯·伯恩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东和北非事务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先生、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先生、印度外交秘书哈什·瓦尔登·什林格拉先生以及中国、爱沙尼亚、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

根据安理会成员就该次视频会议达成的谅解，下列代表团和实体提交了书面发言，并随函附上副本：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比利时、丹麦、厄瓜多尔、埃及、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斯洛伐克、南非、瑞士和乌克兰。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这些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塔里克·拉代卜（签名）



附件1

秘书长的通报

[原件: 英文和法文]

我感谢主席国突尼斯组织本次辩论。

解决脆弱性和冲突之间的联系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冲突是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大障碍。

甚至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之前,冲突局势就在恶化。在非国家武装团体进一步区域化和扩散及其与犯罪甚至恐怖主义利益相关联的推波助澜之下,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冲突的持续时间更长,变得更难解决。

根据世界银行题为《脆弱性和冲突:在消除贫困斗争最前线》的报告,在中东和北非,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严重冲突邻近地区。其结果是,人道主义需求成倍增加,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面临饥饿风险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国际冲突管理机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趋势导致一些国家陷入恶性循环。冲突继续滋生贫困,加剧体制脆弱性,这反过来又削弱了这些社会的复原力和和平前景。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赤贫人口将生活在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COVID-19大流行病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趋势。2020年,极端贫困上升,这是22年来的首次。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经济活动的收缩预计将使另外1800万至2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性别平等差距正在扩大,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女性劳动力的参与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气候紧急情况是另一个不安全驱动因素。在最易受气候风险影响的15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驻扎着联合国维和行动或政治特派团,这绝非巧合。

从萨赫勒和中非到非洲之角,降雨模式的多变性正在破坏长期存在的季节性游牧模式,导致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反复冲突,包括跨越国界的冲突。我们如果要打破贫穷和冲突的循环,就需要采取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载两项原则的更雄心勃勃的方法。

第一个原则是相互依存。《2030年议程》承认,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而没有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和平。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整体办法至关重要,同时应根据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进行有的放矢和量身定制的投资。

例如,在萨赫勒地区,《联合国综合战略》力求缩小人道主义需求和发展要务之间的差距。它侧重于帮助在萨赫勒地区各国重新确立国家权力,从而扭转贫穷的农村社会日益边缘化的模式,特别关注妇女和青年。

第二个原则是包容。不让任何人掉队,这一保证必须成为我们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努力的核心。20多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325(2000)号决议,承认必须让妇女更多地参与和平进程。这一承诺尚未完全实现。

保障平等机会、保护、获得资源和服务以及参与决策不仅仅是道德和法律义务。如果各国要真正摆脱冲突陷阱,它们是必要条件。

冲突和脆弱性之间的联系在非洲大陆尤其明显。在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武装团体扩散等跨界威胁加剧了脆弱性。

在大湖区和中部非洲地区，国家权力有限、武装团体持续存在和活动、侵犯人权、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失业继续造成不稳定。为了应对这些趋势，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以及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开展了密切合作。

联合国-非洲联盟关于和平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联合框架是预防和可持续解决非洲冲突以及加强各国抵御当前威胁能力的重要工具。

一个月前，穆罕默德主席和我共同主持了第四届非洲联盟-联合国年度会议，清楚表明了我们对我们之间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重视。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确定如何支持非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这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努力，旨在解决非洲大陆冲突的根源，包括经济和社会差距。我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与非洲联盟的这项标志性倡议齐头并进。

联合国还继续致力支持非洲联盟雄心勃勃的《2063年议程》。在这方面，我们已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非盟联合小组，负责执行《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年议程》，包括从COVID-19疫情中恢复。

我们知道，预防和建设和平可以拯救生命，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特别是当各项战略以和平、发展和人道主义之间的联系为核心、共同支持有关国家的优先事项时。但是，预防和建设和平也需要国家自主意识、政治承诺和财政支持。

然而，国际社会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仍然不足。正因如此，我一再呼吁为预防和建设和平增加资金。建设和平基金非常适合帮助我们将应对多层次危机的对策联系起来。1月26日，我将共同主持基金充资会议，我期待着会员国在这一关键时刻给予大力支持。

另一个我们解决冲突的努力因缺乏可持续资金而继续受阻的领域涉及部署得到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执行和平行动。在一些情况下，非洲会员国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对具有重大区域和全球影响的重大危机作出反应，从部署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到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打击“博科圣地”组织的多国联合特遣队。

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需要通过分摊会费获得可预测、灵活和持续的资金。我呼吁安理会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是确保关键领域获得充足资金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我欢迎世界银行的《2020-2025年脆弱性、冲突和暴力问题战略》，该战略为更深入地投资于国家主导的预防努力开辟了道路。

我们派驻实地的国家工作队和特派团正在约40个受脆弱性和冲突影响的国家与政府和世界银行密切合作。我们共同关注粮食无保障问题，支持流离失所者和收容社区，并为妇女和青年创造机会。我希望此种合作关系在未来几年里不断发展。

安全理事会可在处理脆弱性与冲突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及早采取预防性行动，从战略上参与解决冲突根源，并以一个声音说话，安理会可以调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财政支持，聚焦关键需求领域，并在必要时促使冲突行为体做出更大努力。

我期待着继续在这一领域进行互动协作。

附件2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的通报

主席先生, 首先, 我谨借此机会向你及所有成员致以良好的祝愿, 祝各位平安康, 特别是在这个2019冠状病毒病 (COVID-19) 肆虐的艰难时期。

我还谨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总统担任2021年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 并感谢他将这一专门涉及脆弱环境下维和挑战的重要项目列入安理会议程。这一问题是非洲联盟最关切的问题, 因为正如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所看到的那样, 国家脆弱不堪和维持和平面临挑战这两个问题在非洲最为突出。尼日尔几天前报告说, 有100多人死亡; 我们向该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目前, 冲突、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跨国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致命传染病和多种流行病等因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破坏或威胁, 产生各种深远影响, 特别是对最脆弱的国家和最弱势的群体而言。在当前COVID-19疫情蔓延的情况下, 这一可悲的现实已发展成一场危机。我们清楚地看到, 各种严重的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正在殃及脆弱国家。

国家脆弱不堪仍然是阻碍非洲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 克服这一挑战是非洲联盟的头等优先事项, 也是国际议程的支柱之一。

非洲联盟成立后不久, 就通过了一些政策、文书和机制, 旨在支持其成员国, 并加强它们预防冲突和紧张局势的能力。冲突和紧张局势对非盟成员国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阻碍和威胁。

2002年建立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和非洲治理架构, 以及相关的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双重总计划, 有效地涵盖了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以及冲突后稳定、重建和发展的各个方面。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种载体, 包括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智者小组和调解支助股, 开辟了一个广泛的行动领域, 应能在处理和解决非洲大陆冲突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非盟通过特别有效地利用特使和代表、高级代表、以及非洲大陆各地的联络处和特派团, 努力缔造和平, 开展预防性外交, 继续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非盟深信, 面对非洲的悲剧, 它不能保持沉默, 而且不能让其他人来决定非洲的命运, 因此, 非盟不懈地做出努力, 旨在实现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这一做法使非洲大陆的许多冲突和危机得以解决, 因为它能解决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进而解决脆弱性的根源。

与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就和平、安全、治理和发展等根本问题签署框架协议, 为在这些关键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奠定基础。在这方面, 因2017年4月和2018年1月协议而得到促进的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合作侧重于必要的协商和战略动员进程, 以期消除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脆弱性根源, 从而为预防和管理非洲冲突提供适当、一致和果断的对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密切协商旨在促进这一目标。这种协商会增进我们对所面临挑战的共同理解, 并加强我们的应对机制, 包括通过预防性外交。这种协商还会大大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国家谋取私利和削弱人类精神和国际合作渠道之举使多边主义受到侵害。

因此,我谨祝贺本机关——安全理事会——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通过了第2457(2019)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呼吁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动员起来,支持非洲联盟落实其“平息非洲枪炮声”这一崇高目标。迄今通过这一协作取得的成果值得高度赞扬。主席先生,你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我们唯有群策群力,方能应对困扰我们的挑战。

虽然经与各次区域组织密切协调,并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必须确认,一些挑战继续损害我们切实履行任务授权的能力。这些挑战包括获得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源来支持由非洲联盟发起或主导的、具备明确和强有力任务授权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们仍然铭记,我们会员国负有以和平方式并通过对话,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保护平民和促进人权的首要责任。

在我们处理危机以及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做法中,在我们看来,排斥是这些危机和紧张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唯一能够消除脆弱性的战略是下定决心成功执行我们的政策,增强妇女权能,大胆地让青年参与我们各国社会中那些关键力量的真正包容性的协作。这需要增加创新动力和减少煽动性言论。我们珍视今天今天的辩论会带来的希望和期望,即:我们共同努力以成功打击排斥、社会不公、单边主义和对凝聚力的不信任等现象的工作产生强大的势头,这是我们共同人性的基础和本质。

附件3

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通报

我感谢有此机会发表几点意见,我相信这些意见切合本次会议的宗旨。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就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以及祝贺你领导本次关于在脆弱环境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这只是2021年——全世界一直期待的一年——的第一周。以往可能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想要乃至需要结束上一年,同时希望新的一年充满希望和谨慎乐观的时候

因此,本次公开辩论会也必须忠实反映这种前景,并承诺采取新的大胆的步骤。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关之一,其成员手中掌握着帮助结束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面临的冲突、流离失所和绝望恶性循环的权力。他们的眼光可以超出狭隘的利益,认识到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越他们自己的国界。他们知道,社会中无人关注的问题会溃烂,加深脆弱性,而这往往会引发暴力冲突。他们还知道,早期干预以支持地方应对治理和贫穷断层线的措施可以建设复原力。他们已经看到,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女性行为体能够帮助扑灭星星之火,以免它变成燎原大火。

我再次感谢支持在我自己的国家利比里亚采取的干预措施,并愿强调对结束我国残酷武装冲突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利比里亚普通民众厌倦战争,渴望和平。第二个因素是,区域维和部队拥有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并了解对区域安全构成的威胁。第三个因素是,国际社会随后支持最终和平协议,及时开展伙伴合作,帮助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我们振作起来。

然而,预防总比治愈好,而且在差不多所有情况中,干预几乎都为时太晚。因为在多数激化成为剧烈冲突的局势中,迹象通常早已存在,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有助益的行动。这些迹象包括持续酷刑、法外处决、利用族裔因素来巩固权力、妇女和女童被作为战利品受到侵害、贫困和不平等加深、社会服务中断以及传统冲突解决机制土崩瓦解和不受尊重。

就利比里亚来说,区域维和部队把我们带入了选举进程。这一进程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却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联合国国际维和特派团是最终和平协议执行工作中的一个伙伴,确保在新武装民兵寻求去除有争议的选举获胜者而发起零星但却持续不断的冲突时保护平民。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妇女的领导作用。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实际上用静坐来谋求和平,关注着男性作战人员从一项失败的协议艰难地走向另一项协议。若无利比里亚妇女的参与,利比里亚今天就不会有和平。

今天,维和人员在支持和平和遏制冲突的同时,还必须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同多边主义一样,维和行动的效力及其运作成本——往往一次持续数年——也受到国家的质疑。

我不赞同,仍然大力倡导维和。然而,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维和架构必须改变,以便在警钟敲响时,能够灵活应对挑战性情势,同时肯定并支持当地能力和领导作用。试想,如果把维和经费约25%拨给专门培训年轻、失业的潜在好战分子的维和人员技术培训特遣队,那会有什么结果。

去年,我们庆祝了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我们赞扬秘书长,特别是赞扬他大力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并赞扬他呼吁平息枪炮声,以便能够更有效地抗击

COVID-19病毒。我们现在需要他同样有力地呼吁各国当局对他的倡议作出切实可行的回应。

今年是联合国难民机构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成立七十周年。虽然我们赞扬该机构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但该机构的持续存在是我们集体良知的一个污点。它意味着,我们没有实现和平,也未消除脆弱性。在这充满希望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将说些什么呢——是更多的老生常谈吗?

我再次发出恳请。联合国及其许多实体、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成立是为了领导全球发展和全球平等进程。联合国必须不仅仅代表希望。它必须是一个积极的机制,能够促进和平,并加大力度支持长期落后的脆弱国家。

最后, COVID-19疫情是一场痛苦的人间悲剧。我向所有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感染者早日康复。我们希望,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看到和平,看到通过疫苗的公平分配结束这场大流行病造成的浩劫。

附件4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凯斯·赛义德的发言

选择今天的主题是因为我们决心确定脆弱性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助长了暴力行为，导致冲突长期持续，并不幸地为新冲突爆发创造条件。它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破坏了各国根基以及为促进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长期遭受边缘化和战争之苦的非洲的民主以及社会和经济进步所作的努力。它们还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使得在冲突后局势中更难开展发展与稳定工作。

我们坚信，结束战争固然极为重要，但不一定能够自动带来持久和平。同样，停火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而是实现和平解决的必要第一步。要想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成果以及加强稳定的基础，就需要采取全面、多边和长期方针，其重点是解决冲突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特别是脆弱性的根源。

这些驱动因素有很多，包括贫困、失业、边缘化、排斥、人类发展指标下滑、国家机构不起作用——这一点很危险——治理不善、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及其影响、以及气候变化、资源匮乏和流行病的影响。这些因素自我强化，助长暴力和冲突。它们助长了社会凝聚力的削弱，造成难民流动和非正规移民，从而严重阻碍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冲突后阶段建立和平和实现稳定的努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和平进程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向各国和民众提供援助，从而维持稳定并逐步从脆弱形势走向复苏、发展与繁荣。此类进程需要对和平这一概念树立更全面的认识，考虑到各种威胁的相互作用，并着重通过促进人权、民主、善政和加大政治参与，尤其是妇女和青年的政治参与，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必要保障。

许多大洲——特别是我们认为对于世界安全、稳定与繁荣具有支柱意义的非洲——有许多地区都遭受了暴力和冲突，许多脆弱因素得以积累，带来了多层面的复杂挑战和威胁。它们导致了安全、人道主义、发展和卫生领域的紧急事态，并使这些地区容易遭受暴力和恐怖主义。

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到这种情况造成的各种挑战和冲突，但安全理事会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对国际安全采取更加全面的做法，考虑到脆弱性与暴力和武装冲突的相互作用。克服这些挑战还需要采取多学科对策，各种国际行为体需要以协调一致的方式作出贡献。

我们高度赞赏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在克服脆弱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发挥作用，但联合国具有广泛的体制框架和责任，仍然是有效和高效处理不安全、暴力和冲突根源的关键角色。在这方面，国际、区域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无疑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此外，也必须依靠所有国家和有关利益攸关方，例如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机构及其区域伙伴，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捐助方的贡献，才能制定全面综合战略，突出能力建设以及国家自主开展旨在消除贫困、冲突和脆弱性的方案问题。这些方案还必须带来稳定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预防一直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之一。因此，安全理事会应根据其在这方面的责任，支持预防冲突举措，并加强法治和国家机构的效率。我们还应该加强国家和国际努力，实现世界所有民众的发展和体面生活。这不仅是最佳的政治和道义选择，而且也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花费最少的选择。没有维护人

的尊严并允许所有人维护其权利,包括发展权的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就不会有安全与和平。

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过去一年间肆虐全球而且仍在为患世界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破坏了我们各方面生活的稳定性。但是,在脆弱和贫穷的形势下,疫情的影响更为严重,从而加剧了社会和经济挑战、暴力和人类悲剧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谨再次呼吁我们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这一空前威胁。这种合作应建立在人类团结的基础上,考虑到导致冲突加剧和扩大的所有因素,特别是鉴于疫情不分国界、不分对象这一点。疫情使整个世界处于脆弱状态,所有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我们想借此机会强调,必须向所有人提供COVID-19疫苗和药品,因为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们还借本次会议的机会,呼吁世界各地的冲突各方积极响应秘书长关于立即实现全球停火的呼吁,并根据突尼斯和法国共同提交的、安理会于2020年7月1日一致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采取行动。该决议应当会为国际社会有效防控疫情创造条件。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工作取得成效,并探索新办法引领我们迈向人人——所有人平等且无人例外——都享有的新未来。在我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际,我们谨重申突尼斯共和国对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性承诺,使我们能够满足所有民众的正当愿望,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一个没有任何人掉队的世界。我们在每次会议和任何场合都肯定会强调和重申的合法权利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对其土地的权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创造全人类的新历史作出贡献。让我们迎接这一挑战。

附件5

肯尼亚共和国总统兼国防军总司令乌胡鲁·肯雅塔的发言

主席先生, 我的兄弟, 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2021年1月份主席。我也祝贺印度、墨西哥、爱尔兰和挪威, 我们与它们一道成为2021-2022年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

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和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阁下内容丰富的通报。

本次高级别辩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联合国存在的根本原因: 如何使多边主义适应当今维护和平的工作。安全理事会议程中的一大部分专门讨论非洲的冲突, 这证明了非洲大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因此, 我们要想忠实履行创立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 就应该加大投资于制定更有效的方法或重振现有机制, 以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非洲一些最脆弱的局势中, 国家能力没有充分增长, 因此无法有效控制其领土的每一部分。国家向所有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受到限制。与此同时, 各国面临的最危险挑战成倍增加。全球化可能扩大了我们的经济机会, 但也进一步缩减了国家的作用。使形势更加脆弱的是, 多边机构往往缺乏资源、专门知识和切合目的的任务授权, 无法有效支持面临严峻安全挑战的国家。

国家能力和影响力是在脆弱局势中维护和平的最重要的国家和全球资产。如果我们以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为例, 最大的区别不是东方和西方采用的方法, 而是有的国家能够为其公民和经济成功渡过极端危机提供牢固的桥梁, 有的国家则无法作出这种努力。在受到战争摧残或在战后恢复的国家, 只有当它们有实力赢得领土控制权并提供公共服务时, 才能够维护和平。因此, 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体系需要帮助脆弱国家获得这种能力。建设和平的政治进程以及安全理事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应包含可衡量的加强国家实力的因素。

最后我要提出四项建议, 旨在建设适合我们时代的多边主义。

第一, 我们必须利用最接近危机的利益攸关方的知识和认可。这意味着倾听那些致力于建设通向和平与安全的两党合作和无党派政治桥梁的国家行为体的声音, 并增强它们的权能。这一重点应该契合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 即与非洲联盟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等机制开展更密切的合作。

第二,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应该开展更多工作, 在冲突后重建期间加强关键国家机构的能力。建设和平委员会将发挥无价的作用, 肯尼亚将在未来两年予以大力支持。

第三, 我们不应让COVID-19大流行成为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力。如果脆弱国家不能及时获得疫苗, 它们的经济问题很可能变成政治和安全挑战。因此, 可负担、易获取的COVID-19疫苗应被视为对和平的宝贵投资。主席先生, 我赞扬你为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发挥的关键作用,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确认了COVID-19大流行的严重毁灭性影响, 特别是在处于冲突中或冲突后局势的国家。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 我们必须加强非洲和全球南方在多边体系中的作用。重振多边主义以有效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必经之路是团结的非洲和积

极参与的全球南方。在这方面,我赞扬我们的当选成员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成为“加一”,与安全理事会的三个非洲成员一起组成A3+1。该小组的联合行动使非洲、加勒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数亿人相信,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声音举足轻重。这种信念会加强对联合国及其各项决定的信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责成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为团结的非洲和全球南方有力地发声。

附件6

尼日尔共和国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的发言

[原件: 法文]

我要祝贺凯斯·赛义德总统和担任2021年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的突尼斯。我感谢赛义德总统组织今天关于在脆弱环境中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挑战的重要辩论会。尼日尔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突尼斯在我国独立一个多月后的1960年9月20日，支持我国加入联合国。主席先生，这是尼日尔向你作出保证的又一个理由，我们准备好在突尼斯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及以后向它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

众所周知，脆弱的环境是很难界定的。脆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制度或冲突的问题。例如，和平基金根据12项标准计算脆弱国家指数，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人口和移民压力、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族裔分裂、人权、非法资金流动、腐败、不利的商业氛围、新技术。

世界银行开发了一个国家政策和体制评价工具，用于衡量经济管理、结构政策、社会公平和包容政策以及治理政策。一个国家若没有达到某个门槛，就被认为是脆弱的。脆弱国家也被定义为

“穷人缺乏基本服务，因为政府不愿或没有能力提供这些服务”，

或是以下这类国家：

“履行核心治理职能的能力薄弱，缺乏与社会发展建设性互利关系的能力。”

过去三年中成为联合国和（或）区域维持和平或建设和平特派团东道国的国家也被认为是脆弱的。应当指出，脆弱、冲突和暴力局势既影响被称为“困难低收入国家”的低收入国家，也影响被称为“脆弱或失败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

非洲开发银行的一份题为《从脆弱性到抵御能力：在非洲脆弱局势中管理自然资源》的报告显示，在报告发表时，几乎所有处于极端脆弱局势中的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证明自然资源管理不善是一个冲突因素，并会因此引发脆弱性，而这些资源在得到妥善管理时，就是抵御能力之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塞拉利昂这个盛产钻石的国家。非洲开发银行在其报告中指出，脆弱性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地理范围和冲突发生频率各不相同，从交战各方之间公开的敌对行动到经历零星暴力事件的成熟国家不等。引发脆弱性的也有可能是失败或有缺陷的选举、为政治私利修改宪法的企图、自然灾害和/或[大流行病]”。

2018年，全球有58处脆弱局势。

脆弱性似乎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尤其是因为脆弱局势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战场。冲突、恐怖主义、大流行病、强迫流离失所、灾难和饥荒往往源于脆弱性。这些因素既是脆弱性的原因，也是其后果。贫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脆弱局势中。如果今天不采取任何行动，世界上的穷人可能有80%生活在脆弱局势中，这不符合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的更美好世界的愿景。据估计，世界人口中分别有65%和60%生活

在缺水和粮食不足的脆弱国家。目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正在加剧这一情况,有可能使几十年来在减贫和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2020年,又有1800万至2700万人陷入贫困。此外,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流动仍在增加。

我们若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须承认脆弱性,并把消除脆弱性作为优先事项。我们必须考虑到其复杂性,从其各方面加以应对。我们绝不能忘却最终目标,即给所有生活在脆弱局势中的民众带来希望和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利用更多资源实现预防、和平与安全,投资于增加对脆弱局势的援助并使援助更加智能,投资于数据,以便更好地了解各种脆弱情况,从而预测并加强各国政府为本国脆弱情况提供包容性解决办法的能力,以提高社区的抵御能力。当然,必须加强负责管理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和区域架构。

简而言之,必须解决导致脆弱性的原因。这要求人道主义、发展、和平与安全行为体加强协作。应该鼓励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拥有脆弱国家基金的机构做更多工作。

非洲显然是脆弱局势最多的大陆。帮助非洲执行《2063年议程》及其计划和项目是使非洲大陆摆脱脆弱性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必须支持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及发展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的计划,并特别关注萨赫勒等脆弱地区,那里的国家面临各种脆弱因素,包括安全、气候和人口挑战。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该地区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机构,加强国防和安全手段并实现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必须为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提供第七章授权,并使国际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参与萨赫勒地区反恐国际联盟。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技术和财政伙伴资助五国集团2018年12月在努瓦克肖特通过的《萨赫勒地区优先投资方案》。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不断倡导支持萨赫勒各国人民。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突尼斯取得圆满成功。

附件7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埃弗拉德·冈萨维斯的发言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赞扬突尼斯共和国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消除脆弱性的根源对于维护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就这一突出议题分享重要见解。我特别感谢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突尼斯、尼日尔和肯尼亚三国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作为A3+1中的“加一”，一直在安理会与这三国密切合作。我也感谢我的兄弟、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对我国的客气话。

2020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地经历的公共卫生、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安全挑战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目前显然必须采取以人为本的可行解决办法，以加强需要帮助的国家的主权。诚然，没有万灵药可以消除所有的脆弱性根源，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破坏性影响、粮食和卫生不安全、贫困和不发达等因素。但是，通过团结和集体行动，从海地到非洲之角，从萨赫勒到也门，渴望更美好未来的人仍然能够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11月担任主席期间主办了一次关于冲突和不安全的当代驱动因素的高级别会议(见S/2020/1090)。我们借今天会议的机会重申，通报人、安理会成员和广大联合国会员国运用集体智慧，呼吁用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全系统办法来解决脆弱性和不安全的根本和直接原因，包括那些因快速非殖民化进程而基本上未得到解决的原因。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与联合国系统的其他主要机构即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以推动制定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的发展解决办法。我们也必须更频繁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战略咨询能力和召集平台来动员多边伙伴，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以帮助联合国会员国建设机构、加强能力和应对脆弱性的挑战。

当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中共同前行时，如果我们要兑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将需要所有会员国展现更大的政治意愿。我们再次呼吁发达国家兑现其海外发展援助承诺，通过优惠贷款、债务减免和速效项目，向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并为气候适应和减缓行动提供更大支持，从而减轻脆弱背景中由气候驱动的安全风险。

我们也附和去年11月我们的主旨发言人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发出的呼吁，要求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完成其重要工作，并为土著民族灭绝、非洲奴隶制和暴力殖民行为等历史罪行提供赔偿，这些罪行留下了严重的不发达后遗症(见S/2020/1090)。补偿性正义必须成为一切严肃的国际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鼓励所有国家充分遵守国际法原则，并在这样做时，避免对较弱小国家实施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胁迫。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在成熟的多边主义框架内坚定致力于主权和政治独立的永恒原则，也是防止混乱和无序的最大保证。

人类文明的历史不时被巨大挑战打断，这些挑战让人们走到一起，创造了积极变革十分需要的催化剂。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联合国从冲突的废墟中走出来提供了动力一样，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可以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能够由此开始共同真诚地寻求符合所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新

的有效多边主义。让我们抓住时机，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是采取适当行动的时候了。

附件8

墨西哥合众国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卡绍冯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首先愿感谢突尼斯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在脆弱背景下维护可持续和平的挑战，并感谢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利比里亚前总统的发言。

如果可以，我首先要向尼日尔表示墨西哥的慰问，并表示我们最强烈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其有何原因。我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支持尼日尔及其人民。

无疑，有必要解决脆弱背景下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以便寻求有效对策，解决可能导致或延长冲突局势的脆弱状况。

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是多层面的，并且不断演变发展。这些威胁不仅仅是军事或政治性质的，还与发展、人权、环境现象以及健康问题相关。

近年来，我们看到脆弱背景下新的暴力循环和冲突的加剧，长期贫困、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环境退化和粮食不安全以及侵犯人权、歧视和不负责任的武器贩运和买卖等因素则加剧了这种情况。

2020年，这些挑战因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而加剧，因此需要有一个更广泛、更具支持性和更人道的愿景，使我们能够解决根源和冲突。

国际社会已经表明，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稳定不仅有赖于改善安全，还有赖于加强法治、尊重人权以及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

墨西哥认识到，有一些脆弱局势与各国满足其人民合理要求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不促进加强国家机构以及社会上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包容性积极参与，就无法维持和平。

墨西哥坚信，可持续和平是联合国预防和建设和平架构的核心支柱。我们欢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了关于2020年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同文决议（第75/201号决议和第2558(2020)号决议），重申可持续和平是保障本组织三大支柱的基础，也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共同责任。

我们必须寻求以包括包容性措施的预防为重点的解决办法。脆弱环境造成的长期人道主义危机增多，加上疫情的影响，向我们表明了未来挑战的严峻性。正如大会第74/274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场大流行病需要在团结、声援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全球对策，以确保能够应对COVID-19的药品、疫苗和医疗设备普遍可及，从而减轻负面影响和防止疫情爆发。普遍获得疫苗是战胜这一流行病的必要条件，但目前还没有这种疫苗。

安全理事会有能力解决冲突，但必须认识到，联合国发展系统有能力帮助创造条件，防止冲突死灰复燃，从而实现可持续和平。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安全理事会和这一发展系统各实体之间的有效和持续对话，同时加强与非洲联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联盟，以确保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战略符合区域和国家实际情况。

我们还必须改善与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有效协调，解决影响处于脆弱环境中国家的动态发展。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把资源投

入预防比把资源投入管理冲突和创建会延续几十年的维持和平架构更节约费用。

我们必须战略性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作用。

我们需要通过新的承诺和国际团结精神,从当前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以免让任何人掉队。只有我们采取新的方法,从而不局限于管理冲突,并且实现从冲突和不安全局势过渡到使各国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考虑到当前的疫情,现在更为紧迫的是,安全理事会应确保创造一种以人民的福祉和安全为其行动首要重点的可持续的和平。

附件9

挪威外交大臣 伊娜·埃里克森·瑟尔爱德的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先生和突尼斯组织这场重要的辩论会。在脆弱局势中维护和平与安全需要在对脆弱性的根源具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坚定的长期努力。

首先，治理不善和侵犯人权，加上缺乏发展、缺乏工作机会和未来前景不佳，是国家和地区趋于脆弱的标志。

第二，系统性腐败和不平等互为推手，加剧了冲突和不稳定的风险。这又会使恐怖组织能够获得资金和招募人员，从而加大恐怖组织发展壮大的可能性。

第三，脆弱性与气候脆弱性之间存在大量重叠。在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20个国家中，半数国家也遭受暴力冲突的困扰。要想帮助有关国家和地区制止冲突并为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就需要联合国所有支柱和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挪威支持秘书长加强和平外交的呼吁。我们坚信，我们已实施的改革正逐步使联合国对国内冲突更加敏感和敏捷。联合国系统现在更能够采取全系统做法。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等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在预防性外交和调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认为新一代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整合资源可以给安全理事会保持和平的努力带来更多好处。

战争和冲突对平民的打击最大。挪威仍然深为关切的是，冲突和脆弱性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继续加剧，而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使得这一影响更为严重。保护平民必须是我们干预行动的核心，特别要重点关注最脆弱的人群。缺乏保护会加剧冲突、流离失所和不信任。

像博科圣地组织那样对学童实施袭击是无法接受的。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到保护，都必须能够安全地接受教育，其在校安全必须得到保障。

面对破坏和创伤，往往要靠妇女来重建被摧毁的东西：信任与团结、基础设施和机构。在马里，挪威已按照所有签署方的授权开展工作，支持将妇女纳入负责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正式委员会，并增强她们在其中的正当参与和代表权。

纳入妇女关系到权利和结果。没有妇女的积极参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使用和平手段防止冲突。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更加突出预警工作，对于受到冲突威胁的脆弱国家给予更多关注。

我们必须扩大分析范围，加强安理会的行动能力。非正式的情况通报会和实况调查团之类的举措是积极的步骤，但安理会也可更加积极地利用它们，在冲突爆发之前予以介入。

努力通过和平手段避免和预防冲突不仅会减少人类痛苦，而且也会为国际社会节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重建社会的巨额费用。

联合国和平行动在履行授权时，在处理脆弱性问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包括努力建设司法和安全执法机构的能力、处理有罪不罚现象和促进法治。这些努力对于在行动期限外维持稳定至关重要。

可以更好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和资源，特别是在正在逐步终止和平行动的过渡局势中。更好的合作可以使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了解和应对新出现的安全威胁，包括冲突中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现象。

我们赞扬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确保先前由青年党控制的地区的安全方面取得成就。为了对军事努力作出重要的补充，挪威很早就决定向索马里当局和机构提供资金，以便提供服务，稳定局势。挪威对于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的关心和尊重，将成为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基础。

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将利用从参与和平进程中获得的知识来加强安理会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包括在脆弱局势中的此类努力。我们将利用对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承诺，保障妇女对于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工作的参与。我们将努力加强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的保护，并在安理会工作中考虑民间组织的看法。最后，挪威将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国别形势时讨论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不断评估气候变化对安理会所有议程造成的潜在影响。

我们若能今天采取行动，便可防止明天的危机。

附件10

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国务秘书长-巴普蒂斯特·勒穆瓦耶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首先，我要热烈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欢迎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这些安理会新成员，并在年初欢迎一些熟悉的面孔。

我还愿就1月2日Tchombangou和Zaroumdareye村遇袭导致几十名平民丧生和多人受伤一事，向伊素福总统和尼日尔人民表达法国的哀悼。法国最强烈地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必须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会议。我也感谢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利比里亚前总统。

这场辩论类似于我们在荷兰担任主席期间于2018年3月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举行的辩论（见S / PV.8213）。今天我想强调三点。首先，谈一点看法：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脆弱性因素及其后果有清楚的认识。第二，我们要记住我们已经取得了多少进展，因为我们的联合国系统已得到改革。第三，也许我们还应该讨论干预框架的发展演变。

回到第一点看法，我认为主席先生你邀请我们进行这一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脆弱性因素的认识会对联合国系统及其伙伴的工作产生政治影响。如上所述，这些脆弱因素是多层面的。它们可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来源，并且可能导致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危机。我认为，这些国家都存在自身脆弱不堪的共性。此种脆弱性使民众和联合国工作人员面临新的风险、更危险的环境和威胁。这些威胁不受边界限制，在机构伙伴日益衰弱、甚至治理出现漏洞的情况下肆意滋长，从而为壮大恐怖主义和削弱和平进程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认为，这一发现应促使我们细化行动。这对于处理区域层面的危机至关重要，同时，除危机管理外，还应注重预防、国家能力建设和建设和平，不局限于采取安全对策。但我们还必须从整体上解决导致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我指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处境——换言之，即人道主义和卫生挑战以及妇女和青年未能参与政治进程。法国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倡导这一办法。

在我们仍在经历健康危机的背景下，秘书长于2020年3月23日发出全球停火呼吁，随后突尼斯和法国于今年7月联合提交的第2532(2020)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应当作出的集体反应的重要里程碑。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如我所言，回顾已取得的进展。在秘书长的推动下，联合国系统确实进行了改革，以适应这些挑战。我认为，为了应对更艰难的环境，维和行动已变得更有效、更有力、更灵活。保护平民是其任务的核心，促进严格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也是一样。我认为，为了支持维和行动，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机动、反应迅速、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包括语言方面的训练——的部队。我尤其想到我国在法语方面与法语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有时使我们得以在法语地区与民众建立积极的关系。因此，法国支持秘书长通过“以行动促维和”倡议进行改革的努力。

我谨借此机会悼念在行动中牺牲的维和人员，特别是在2020年因公殉职的60名士兵。我还要赞扬维和行动在冠状病毒病危机中表现出坚强的韧性，赞扬维和人员与东道国协作，致力于协助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发展和整合建设和平工具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建设和平委员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支持和监测作用。建设和平基金已成为一个经证明行之有效的主要工具。因此，法国将把对该基金的捐款增加三倍。维和行动还努力加强对文职和军事部分的整合，这依然是当前的工作重点。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我们有责任知道如何改进我们的干预框架。危机管理必须考虑到区域层面。为了应对此类危机，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更好地利用各种伙伴关系，特别是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在这方面，我重申，法国支持以可持续和可预测的方式——包括利用联合国分摊会费——为非洲和平行动供资。还必须增加对临时行动的支助。在这方面，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就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例子。我们的目标是让联合部队完全自立。要做到这一点，该部队仍然需要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安全理事会必须为此作出贡献。

此外，若要建立持久和平，就必须预见到气候变化相关风险，让和平深深扎根于可持续发展。必须始终考虑到气候层面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情况。安理会知道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是多么致力于此。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一个地球”首脑会议，这是我们与伙伴们在萨赫勒联盟框架内采取的办法，该联盟的第四个支柱是萨赫勒联盟。在这方面，法国支持如下建议：即委托联合国通过秘书长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交的两年期报告，分析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提供预警。

最后，过渡期管理显然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以防止在——例如维和行动结束时——国际派驻人员突然撤出。安全理事会可以为此做出贡献，例如设立一个特别政治特派团，在维和人员撤出后支持当局，就像在苏丹那样。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监测作用也非常有助于保持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有助于为解决危机提供区域对策。在这方面，国际捐助方必须共同努力，填补缺口，国家工作队必须能够在驻地协调员的领导下，主导这一过渡。

主席先生，你请我们思考一个国际社会面临许多挑战的领域。我们手中有应对这些挑战的工具。在安全理事会庆祝其成立75周年之际，安理会可以指望法国一如既往，果断地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附件11

爱尔兰主管欧洲事务国务部长托马斯·伯恩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重要而适时的辩论会，并要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和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发言。

首先，我谨就尼日尔平民遭受可怕袭击向尼日尔人民表示慰问。我的心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同在。

这是爱尔兰1月1日就任安全理事会成员以来，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爱尔兰非常重视赋予它的责任。我们将成为一个积极的成员，并将努力确保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爱尔兰为其在安理会的任期确定了三个优先事项，我认为这三个优先事项是今天辩论的核心。事实上，落实我们的优先事项——即建设和平、加强预防冲突和确保追究责任——是改变脆弱环境的先决条件。

首先我要审视建设和平。我们爱尔兰从亲身经历中得知，和平是一个进程，而不是单一的事件。因此，为了拯救生命，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建设和平和维护和平进程中的每一步都做到积极主动。我们需要注意冲突早期预警，了解深层动态。为了拯救生命，安理会必须团结一致，与各方接触，以促进对话、调解及和平解决争端。这是在把《联合国宪章》付诸实践。

安理会应利用其可用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处境脆弱的国家合作，我们就能在实地的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方面有所建树。我们从促进爱尔兰岛和平与和解的亲身经历中得知，建设和平工作包容各方时，就会更强劲有力。因此，受冲突影响畸重的妇女和青年以及民间社会从一开始就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调解与建设和平举措，对于长期和平至关重要。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脆弱局势下维护和平与安全并为政治解决创造空间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缅怀最近数周惨遭杀害的维和人员，并悼念所有为联合国追求和平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我还要对布赖恩·厄克特爵士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几十年来为联合国和联合国维和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爱尔兰60多年来持续不断地为联合国维和事业效力。我们将借鉴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为做到充分有效，维和行动的授权任务必须胜任使命，并得到适当资助，任务结束时要有明确的过渡战略。

关于加强冲突预防工作的问题，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有长远眼光，既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传统威胁，也处理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当代动因，包括气候变化、争夺自然资源、侵犯人权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2019冠状病毒病向我们表明，重大挑战可能会骤然出现，并且会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各地的生活和生计。

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会加剧脆弱性，并驱动冲突。在索马里、萨赫勒和其它地方，因极端天气事件而流离失所的民众会容易被武装团体招募，从而助长冲突。但是，反过来，及早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则会带来和平红利，建设社区复原力，增强社会凝聚力。

为了采取这种行动, 我们需要提高整个联合国系统从安全理事会到建设和平委员会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协调连贯, 以及与区域组织协调连贯。确保这种连贯性在实践中起作用, 可拯救生命和增强稳定。例如, 预防冲突、促进稳定和建设和平是欧洲联盟介入世界各地脆弱环境工作的核心所在。

非洲联盟的“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是强有力区域对策的一个实际例子, 其措施包括处理主要驱动因素, 例如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今天了解并处理冲突根源, 明天防止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安全理事会还应认识到其行动如何能够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落实。

关于我们的第三个优先事项, 即加强问责制, 古特雷斯秘书长最近重申, 接受问责、包容各方和反应灵敏的治理对于建设和保持和平至关重要。群众必须能够获得反应灵敏和行之有效的安全和司法服务, 并且能够诉诸包容各方和以受害者为本的过渡期司法程序。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制止冲突中性暴力不受惩罚现象, 并确保采取全方位和以幸存者为本的办法处理这种暴行。

侵犯人权是冲突和不安全状况的根源, 而坚决维护和尊重人权则是确保社会和平、公平和公正的关键。预防是有力量的。当危机发生时, 我们必须及早采取行动保护个人和社区, 并保护和促进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在发生侵权行为的地方, 问责对于确保责任人不会逍遥法外至关重要。由此, 安理会必须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和福祉都依靠这个体系; 安理会自己的决定必须得到遵守和执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的同胞约翰·休姆曾经说过, 尽管“差异是人类的本质”, 但我们共同的人性超越了我们的差异。这是参加本次虚拟会议的我们所面临的庄严职责: 承认并珍视差异, 但不要让差异导致我们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中的不和。

展望未来两年, 爱尔兰将本着开放和建设性的精神, 与安理会内所有伙伴以及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合作, 履行赋予安理会的职责, 推进安理会至关重要的议程。

附件1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东和北非事务国务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我还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和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女士明确概述了各种挑战。

我们经常看到冲突给一个国家及其邻国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随着叙利亚战争继续肆虐，该国有900多万人买不起基本食物。有600多万人，包括250万名儿童，远离家园沦为难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都使这些人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这种脆弱性对我们大家希望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到2030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将有80%生活在脆弱国家和地区。虽然我们的注意力仍放在COVID-19疫情给卫生健康造成的影响上，但我们知道这场疫情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将会加剧这一趋势。我们还知道，若无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and 经济增长。

我想强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涉及的三个关键因素：包容、伙伴关系以及消除脆弱性和保障安全的综合办法。

关于我想强调的第一点，和平进程往往是少数关系通达的男子的领域。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一半人口在谈判桌上没有代表，和平就不会持久。妇女和社区领袖必须从一开始就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切实参与可以预防冲突、支持解决冲突并且维持和平。

我们需要保护那些为自己的权利、社区和未来大声疾呼的妇女，并为她们扫清道路。联合国支持国际民间社会行动网络为女性和平建设者搭建保护框架。作为安理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执笔方，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承诺落实该网络提出的建议。

谈到我想强调的第二点，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结为建设和平的伙伴将使它们变得更加强大。促成中非共和国和平协议的合作和非洲联盟在苏丹的调解只是我们的伙伴关系如何促进和平的其中两个例子。

我赞扬非洲联盟在平息枪炮声以及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智者小组和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方面取得的进展。

联合国正在通过联合国帮助培训非洲维和人员。我们最近向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部署了300名军事人员。

我也欢迎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国家元首最近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区域安全关切。然而，解决办法不仅伴随着讨论，还伴随着艰难的选择和行动。

第三，我要指出采取综合办法预防冲突的重要性。最近关于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的同文决议（第2558(2020)号决议和大会第75/201号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决心在枪声响起之前应对问题的根源。我们有多项机制作为帮手，如联合国支持的非洲联盟大陆预警系统。有效的干预需要横跨人道主义、发展和建设和平行动。联合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制定了关于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的建议，这将指导未来的干预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要继续发展工作伙伴关系。我们欢迎联合国、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和布基纳法索政府之间的合作，这有助于释放世界银行的7亿美元资金。

总之，维护和平的挑战继续增加，排斥妇女和未能全盘思考的代价变得更加明显。但是还有希望。联合国就其在脆弱环境中维持和平的能力采取了积极措施，包括通过秘书长的改革议程。

通过建设和平基金、多年呼吁以及和平与发展顾问，联合国预防和应对冲突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现在是脆弱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论坛。

关键是，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包容各方的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当我们与区域伙伴合作应对复杂挑战时，会更有实效，我们也知道在枪声响起之前处理冲突驱动因素的价值。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随着我们不断适应，我们的伙伴关系就是我们的力量，包容就是我们的安全，而奖赏就是和平。

附件13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黎怀忠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主持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议题。我也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深刻的发言。

2020年给人留下的最大印象是，2019冠状病毒病更清晰地显示了我们世界严重的脆弱性和我们应对这种全球挑战的能力存在的巨大限制。2020年1月，在这场大流行爆发前，我们已经对世界上许多区域持续的冲突和暴力感到关切。然而，这场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的冲击加剧了许多受冲突影响的局势，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湖区、萨赫勒和非洲之角。贫困和饥饿率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上升。人道主义危机层出不穷，包括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有关的危机。

脆弱状况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或地区的边界之内。它深深植根于长期贫困、粮食和用水无保障以及气候变化。强权政治、单方面胁迫、强制行动或违反国际法的做法使国际和平与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但2020年并非没有希望。对国际和多边合作的呼声从未如此强烈和明确。和平、合作与发展——而不是敌对和单边主义——仍是主导趋势。在脆弱环境中维护和平与安全需要一种全面、包容和系统的方法，贯穿和平领域的方方面面，并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实施。我要强调几点。

第一，冲突和脆弱性的根源应该是任何长期解决方案的核心。必须全面应对这些问题。国家自主权再加上有力的区域和国际支持，对于有效实行针对具体情况的办法至关重要。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脆弱环境中的国家提供充足的资源、市场准入和能力建设，以应对各种复杂挑战。

第二，鉴于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它需要采取广泛、全面的方法，保持团结和快速反应能力，并加强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区域组织的协调，以促进实地的变革。安理会应该努力更好地利用手头的工具，包括预防冲突、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它不仅应该更多地关注冲突，还应更多关注冲突后局势，特别是在处理冲突对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后果方面，例如与战争遗留爆炸物有关的问题。

第三，由于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可能是国际性的，并且相互关联，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体系仍是协调全球努力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必须重申并加强在国家间关系中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我们应该利用区域组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促进跨区域合作，制定和实施应对脆弱性的措施。越南作为2021年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优先事项之一仍是促进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那些处理预防冲突问题的组织的更有力合作。

“和平是我们最宝贵的价值观，也是我们工作的要义。”这是秘书长一年前在越南主持的2020年第一次公开辩论会中在安理会所说的话（见S/PV.8699）。越南深刻理解脆弱局势中和平受到的威胁——无论这些威胁发生在冲突之前、期间还是之后，无论它们来自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新挑战，还是来自其他国际和区域危机。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已准备好与国际社会合作，建设一个更美好、更有复原力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期盼，我们在2021年共同努力应对共同挑战和脆弱性时，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取得实效。

附件14

印度外交秘书哈什·瓦尔登·什林格拉的发言

首先,我感谢突尼斯组织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感谢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出席会议。我向突尼斯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它担任安理会1月份主席一切顺利。我也感谢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利比亚前总统就这一重要议题所作通报。

我要对尼日尔发生的怯懦的恐怖袭击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这次袭击再次突出表明,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起来,打击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

脆弱性的核心源于民众与政府之间社会契约的缺失或破裂。脆弱国家尤其受到治理结构、机构能力和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困扰,这增加了不稳定和暴力冲突的风险。极端主义的政治理念也会导致社会契约的破裂,致使一个国家变得脆弱。此外,国家的脆弱性与贫困、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大流行病、或者区域大国和国际行为体的掠夺密切相关。

脆弱性的区域影响往往被低估。脆弱国家对邻国产生直接的负面溢出效应,包括难民潮和为恐怖主义分子、有组织犯罪、流行病和武器贩运等提供安全避难所。气候变化、缺水和资源争夺战给现有的复杂性增加了新的层面。

民主无疑正在非洲取得进展,特别是通过和平移交权力,但非洲国家,特别是萨赫勒、中部非洲和非洲之角的国家,继续面临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长期政治不稳定、治理结构薄弱、体制薄弱、族裔隔阂以及恐怖主义团体和武装团体的存在。过度开发日益减少的资源——主要是乍得湖流域和大湖区的资源——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利比亚冲突及其造成的不稳定继续对该国的邻国产生负面影响。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得一些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

今天的辩论提供了一个反思脆弱局势、特别是非洲大陆脆弱局势的机会。在这方面,我谨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是目前困扰非洲大陆的不稳定的根源。

第二,我们不应该一刀切式地看待所有脆弱性问题。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直接影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

第三,充分尊重国家自主权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应该承认国家政府和国家自主权在查明和推动维持和平的优先事项、战略和活动方面的首要地位。

第四,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尊重各国与区域组织合作采取的应对共同挑战的区域办法。非洲联盟在巩固非洲和平和冲突后重建方面可以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组织等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产生了积极成果。非洲联盟的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政策框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借鉴了最佳做法,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路线图。非洲领导人已经采取了成立脆弱国家问题高级别小组等重要举措,以灵活和快速的方式应对各国的需求。

第五, 我们需要确保联合国及其在实地的存在、其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获得充分的授权和足够的资源, 以落实对和平与安全的全面理解。六十年来, 我们为联合国在非洲的维持和平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目睹了维持和平特派团为了执行雄心勃勃的任务如何力不从心。维持和平特派团应该有一个明确和深思熟虑的撤出战略。

第六, 必须积极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议程。在这方面,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得到加强。他们的工作应该是优先考虑联合国的工作重点, 并协调国际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七, 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在改善公共服务、提高治理透明度以及扩大民主、人权和性别问题敏感认识覆盖面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考虑。COVID-19让我们无比悲痛, 但也帮助推动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我们需要在一系列考虑因素中顾及具有人性层面的技术。

最后, 今天非洲, 特别是在萨赫勒和非洲之角面临着恐怖主义增多带来的严重挑战。在这方面,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等举措需要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安理会需要考虑到, 虽然安理会议程中一半以上的国家问题与非洲有关, 但非洲大陆在常任理事国中甚至没有一个捍卫自己利益的声音。我们需要纠正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反常现象, 并集体支持《埃祖尔韦尼共识》。

印度和非洲之间建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纽带。跨印度洋的长期贸易和侨民联系、共同的殖民历史以及我们共同的发展挑战塑造了印度与非洲的关系。印度与非洲伙伴一起努力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罪恶。我们共同努力建立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包括更平等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就发展议程共同努力, 以造福我们各国人民。

在我们与非洲的发展伙伴关系推动下, 印度已经向43个非洲国家伸出援手; 我们在37个非洲国家执行了189个发展项目; 约有77个项目正在执行中, 总支出为128.6亿美元。在2015年举行的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上, 印度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和6亿美元的赠款援助。我们承诺为国际太阳能联盟提供17亿美元的软贷款, 用于包括在非洲的太阳能项目。印度已向非洲学生提供了5万份奖学金。

我们积极参与多个非洲国家安全部队的能力建设。打击叛乱和反恐培训是我们防御培训方案的重要领域之一。

数字领域的新伙伴关系也推动了我们的关系。印度的主要机构和医院已经与16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联系, 通过e-Vidya Bharati和e-Arogya Bharati门户网站提供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服务。

印度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关键药物, 帮助它们抗击COVID-19疫情。我们还响应秘书长的呼吁,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对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维和医院进行了升级。

印度一贯支持非洲的创业和市场准入。印度是第一个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免配额市场准入的发展中国家, 多年来非洲有33个国家获得了这种市场准入。印度是非洲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印度公司在非洲投资超过540

亿美元, 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印度还根据二十国集团的倡议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

印度欢迎非洲发展和崛起, 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承诺根据非洲的优先事项, 无条件地支持非洲国家的这一努力。这符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2018年7月对乌干达议会的讲话中阐述的印度与非洲接触的10项指导原则。印度将继续支持非洲的愿望, 并使非洲强大起来, 建设一个基于包容性、可持续性、透明度以及有尊严、受尊重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则的未来。

附件1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发言

[原文:中文]

中方祝贺突尼斯担任安理会1月轮值主席，欢迎赛义德总统和迈希希总理主持今天的会议。我要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利比亚前总统瑟利夫女士所作的重要通报。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流行引发全球性大危机，暴露出全球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诸多脆弱环节。疫情同单边主义、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跨境犯罪、恐怖活动等因素相互叠加，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非洲国家更是首当其冲。

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应对挑战的重要意义，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实现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结合今天议题，我愿谈以下三点。

第一，坚定信心，团结合作抗击疫情。全球疫情正出现新一轮的反弹，团结抗疫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首要任务。各国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尊重科学，携手推进抗疫国际合作，加强联防联控，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

我们要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532号决议和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停火倡议，加强斡旋努力，推动对话和政治解决问题，为各国应对疫情创造有利的政治安全环境。

要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提供抗疫援助，确保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公平分配，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获益。

在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全球抗疫，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16个非洲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同42个非洲国家建立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最近已经开工奠基。中国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将切实履行承诺，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疫苗作出贡献。

第二，加大投入，增强发展韧性。发展不足是产生很多问题的根源，在冲突国家和地区尤为如此。加大发展领域投入，补足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短板，是消除各种风险性因素，打牢和平根基，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

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遭遇新的巨大障碍，发展中国家面临重重困难，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国际社会应当增强解决发展问题的紧迫感，全面、平衡、有力推进2030年议程的落实。要高度重视建设和平领域工作，支持冲突后国家形成自主发展战略，加强政府能力，凝聚社会共识，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应聚焦消除贫困，防止全球减贫成果出现重大的逆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把发展资源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推动恢复经济和社会重建，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中国将以坚定决心和负责任态度应对气候变化，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希望包括安理会全体成员在内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重要作用。联合国承载着世界人民守望相助，共同开辟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决心。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是我们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找到解决方案的唯一选择。

我们要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履行会员国义务，加强联合国和国际机构能力建设，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

我们要推动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新挑战置于国际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找到更加公平、有效、持久的解决办法。

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新形势下要加大推进政治解决进程，加大斡旋调解努力，更好履行宪章赋予的职责。我们要高度重视非洲问题，加大对非洲的投入，支持非盟和非洲国家谋求和平的努力。面对各种复合型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经社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有关区域组织应当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和平与安全是人类永恒的期盼，也是充满复杂挑战的课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为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美好的地球家园共同努力。

附件16

爱沙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斯文·于尔根松的发言

首先,我谨就上周末在尼日尔西部发生的毁灭性恐怖袭击向尼日尔表示慰问。

主席先生,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你组织今天的辩论会,并感谢各位尊敬的通报人畅谈他们的深入见解。爱沙尼亚非常重视这一议题,尤其是从一开始就防止冲突发生的问题。一旦爆发暴力,安全理事会应治本,而不仅仅是治标。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整体上看问题,承认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爱沙尼亚承认这种联系,而且,我们为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员感到自豪,欧洲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捐助方,而非洲是最大的受援大陆。通过与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等区域组织密切合作,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解决脆弱性的驱动因素。

我想强调爱沙尼亚认为在脆弱背景下重要的三个因素。

第一,气候变化不仅正在加剧已经存在的冲突,还导致爆发新的冲突。爱沙尼亚认为,安理会有责任认真对待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希望,2021年,安全理事会终将能够通过一项关于气候与安全问题的专题决议草案,授权秘书长报告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向安理会授权的相关特派团提供强有力的任务授权。例如,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的专职务气候问题专家是一个良好开端,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一榜样基础上再接再厉,因为在这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第二,法治、诉诸司法和人权对于在脆弱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正如秘书长在其人权行动呼吁中强调的那样,一个社会享有和致力于人权的程度与其抵御危机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有据可查的关联。与此同时,为了使社区和平和有复原力,承认过去和现在的侵权行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偿至关重要。还加强国家能力,以解决族群间冲突并促进和解努力。安全理事会应适当关注其授权的相关任务中的所有这些方面。

第三,包容性是脆弱背景的重要“解药”。至关重要是将属于边缘化群体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女孩纳入其中。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背景下,在我们为实现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展方面,世界正在倒退,我们经受不起这种情况发生。数据显示,性别平等的社会总体上更加和平。同样,我们知道,如果让妇女有实质性地参与,和平协定将更加持久。此外,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赢得年轻人的信任。安理会必须确保它授权的所有相关任务在这些方面都是强有力的。

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安理会有责任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这包括对我们现在认为是和平与安全一部分的新议题持开放态度,愿意使用新的工具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并审查其目前的做法,以确保这些做法是最有效的。爱沙尼亚欢迎安理会的新成员,我们期待着接下来富有成效的一年,看一看我们能够一起在哪些方面给安理会的工作带来不同。让我们所有人在2021年加紧努力,确保安全理事会是一个为世界带来希望、防止人民遭受痛苦并为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机构。

附件17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的发言

[原件: 俄文]

我们欢迎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凯斯·赛义德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先生和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作情况通报。

当然, 我们就1月2日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毁灭性恐怖袭击向尼日尔表示慰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在脆弱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遇的挑战, 范围极其广泛。我认为, 所有人都会同意, 这个议题不仅在安全理事会, 而且在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讨论中都是相关的。在解决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方面, 应当由那些拥有制定长期解决方案所需相关专长和工具的论坛发挥主导作用。

此外, 联合国各机构之间进行协作并协调其努力或许是有益的, 但只有在适当的和所有会员国都同意的情况下。同样重要的是, 应避免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任何重复努力。

本次会议的概念说明(S/2020/1296, 附件)正确指出, 一些破坏稳定的因素是安全理事会辩论的主题。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其他环境问题需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 重点是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文书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框架内以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做出的决定。每个联合国机构均应严格按照自己的任务授权运作。发展领域的有效行动将有助于根据安理会的任务授权, 完成联合国外勤特派团的实际任务。

环境退化, 尤其是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退化, 很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有可能导致不稳定, 尤其是对非洲国家而言。然而, 环境问题应在个案基础上加以考虑, 适当考虑每种情况的具体特点。

非洲的自然资源不应遭受非法开采, 尤其是外部行为体的非法开采, 它们利用困难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向非洲国家政府施加压力, 以实现其自身目标和目的。可持续管理包括森林、水和土壤在内的自然资源以及向脆弱国家提供相关援助, 有助于确保环境因素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我们并不否认, 在一些国家, 发展、气候、人权以及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存在某些关联。然而, 我们反对自动把它们联系起来, 并将它们定位为造成冲突的普遍因素。我们深信, 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不应以任意解读所谓的潜在危机指标为基础。这将可能导致它们遭到滥用。预防和解决危机以及建设和平不应被用作借口, 进行外部干涉, 包括推翻合法政府, 对它施加压力。

但是, 绕过安全理事会实施单边强制措施和非法制裁, 无疑是加剧这些本已脆弱局势的一个因素。我们经常谈及这一点, 而且我们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然而, 我们的一些伙伴选择忽视或淡化这些非法措施的明显危害。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呼吁有关方面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要求, 取消单边制裁。

各国在应对其境内的安全挑战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职责应该是根据相关国家的优先事项, 有的放矢地提供支持。

我们衷心赞同秘书长呼吁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同心协力, 利用两组织的相对优势。我们认为, 鉴于区域组织更了解其责任区的局势, 必须更积极地利用区域组织的潜力来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

附件18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的发言

我谨感谢赛义德总统及贵国代表团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在我们开始安全理事会新的一年工作之际，这是一个值得及时讨论的问题。我还谨感谢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利比里亚前总统今天上午所作的全面概述。

脆弱国家一个常见的特点是，容易发生武装冲突、大规模暴力或其他形式的不稳定，包括无力应对跨国威胁。脆弱可能是因为治理不力且不受问责，社会凝聚力弱，或是因为机构或领导人腐败，不尊重人权。

脆弱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破坏稳定的暴力和武装冲突的影响。恐怖活动增多，暴力极端主义抬头，使它们变得更加脆弱。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加剧这种脆弱性，损害公众健康，造成大规模失业，危及粮食安全，使妇女遭受更多暴力，加深甚至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

在脆弱的国家中，机构薄弱、腐败、对法治尊重程度下降以及威权主义，从长远来看，增加了发生暴力冲突和动荡的风险，并为出现更多政治颠覆和暴力的循环打开大门。在外部，恶意行为体试图将动荡局面作为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例如，伊朗将脆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作为代理人，破坏其邻国的稳定，从而加剧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

脆弱性和冲突导致流离失所者人数和人道主义需求不断增多，屡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球估计有51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而难民人数则增加了一倍，达2000万。人道主义需求继续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速度超过可用资源，到2021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将创下纪录——至少2.35亿。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帮助脆弱国家加强内部稳定，以免它们沦为失败国家。我们每个国家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脆弱国家的问题不会囿于边界。脆弱国家有可能向邻国“输出”其脆弱性，因为暴力、污染和类似问题不会止步于边界，可能危及更广泛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必须完善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冲突和消除国家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在复杂的紧急情况或冲突中开展行动的联合国特派团绝不能政治化。相反，我们应尽力提高其效力。这意味着更广泛地分担责任，更好地协调我们的人道主义、发展和维和努力，从而更及时、更高效地以有原则的方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通过《2019年全球脆弱性法案》和最近发布的《美国预防冲突和促进稳定战略》，重申了预防冲突和消除脆弱性的承诺。这一重要战略将源自当地的解决办法、自主权和问责置于美国预防冲突、稳定受冲突影响地区、促进旨在实现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以及建设国家复原力和自足能力的办法的核心。

美国支持由当地推动的政治解决办法，以解决造成脆弱性的政治因素，我们也相应地将对外援助用于这一方面。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所有援助中，70%给了脆弱国家，约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0%。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确定的15个最脆弱国家提供了约30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11月，经合组织赞扬美国在打击跨国腐败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跨国腐败损害善治和顺应民众需求的国家机构。

美国将继续带头提供这种援助,我们欢迎伙伴们在这方面加强努力。我们将继续鼓励其他国家政府为共同应对复杂危机和脆弱性做出贡献。

性别不平等现象发生率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因此,我们优先考虑让妇女切实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特朗普总统签署《2017年美国妇女、和平与安全法案》,美国政府于2019年6月发布大胆而有创意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战略,这两个举动彰显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承诺。美国预防冲突和促进稳定新战略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原则纳入国家和区域规划进程的各个阶段。

维和行动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相关国家消除冲突根源创造空间的重要工具。作为我们帮助消除脆弱性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捐款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占本组织维和预算的25%。

我再次感谢突尼斯召开今天的辩论会。安全理事会负有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包括来自国家内部冲突的威胁——的职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准备切实处理这些问题,而不仅限于进行此类有益的辩论。我们必须将言辞化为行动,我们期待着与大家一起为此而努力。

附件19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作此发言。

首先，我们谨祝贺与我国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突尼斯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还谨感谢突尼斯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并就这一议题提交概念说明(S/2020/1296, 附件)。

我们欢迎所有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即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并祝他们取得成功。我们还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和比利时在其任内为安理会工作做出贡献。

对不结盟运动而言，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不结盟运动及其成员国历来反对战争，支持和平。

在2019年10月25日和26日于巴库举行的主题为“坚持万隆原则，以确保协调一致和充分应对当代世界的各种挑战”的不结盟运动第十八次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效力，它们对于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法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所有人的人权不可或缺。

不结盟运动重申并强调其原则立场和承诺，即：倡导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平解决争端。

不结盟运动致力于支持和促进《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包括有关国家领土完整及其国际边界不可侵犯、不得使用武力、不干涉国家内政以及处于外国占领和殖民或外国统治下人民自决权的原则和规范。

各国在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中避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避免以任何其他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行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和《宪章》，永远不会被视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合法手段。

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大力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破坏和平行为，捍卫、促进和鼓励通过和平手段以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不结盟运动谴责——并要求废除——对会员国采取的未经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予以授权或者不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单边胁迫性措施。这些措施是非法的，具有域外影响，侵犯人权，并使受其影响的人民无法获得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强调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在促进和鼓励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相关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不结盟运动敦促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以及被适当授权这样做的专门机构在其活动范围内更多利用国际法院为其提供咨询意见和解释国际法。

不结盟运动信守承诺，致力于加强其作为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力量的作用，重申决心努力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以及公正和公平的世界秩序。我们还重申决心努力建设一个多极世界，为此加强联合国和多边进程，这是我们努力促进各国和全人类利益所不可或缺的。

最后, 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以下意见。

在我们的诸多发言和函件中, 我们一直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未决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冲突带来的挑战, 并特别强调, 只有消除亚美尼亚侵略造成的后果、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完全撤出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以及确保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权, 才能实现和平、安全和发展。

1993年,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822(1993)号、第853(1993)号、第874(1993)号和第884(1993)号决议。这四项决议谴责对阿塞拜疆使用武力并占领其领土的行为; 重申尊重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确认国际边界不可侵犯, 不容许以武力获取领土; 并且要求亚美尼亚占领军立即、完全和无条件撤出阿塞拜疆所有被占领土。

不过, 亚美尼亚并未执行相关决议,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的调解努力也未取得任何结果。相反, 亚美尼亚使用军事力量占领阿塞拜疆领土, 而且从未秉诚参与谈判。相反, 它竭力巩固这种占领并把所夺取的领土变为殖民地。此外, 亚美尼亚在实地屡次进行武装挑衅, 造成阿塞拜疆平民和军事人员大量伤亡。

9月27日, 亚美尼亚又一次实施侵略行为, 向前线一带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据点和附近的阿塞拜疆居民区猛烈开火。接下来的战斗持续了44天。

阿塞拜疆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 发起了成功的反攻行动, 结果是富祖利、古巴德利、贾布拉伊尔和赞吉兰等地区、舒沙市以及300多个阿塞拜疆城镇和村庄被从占领下解放出来, 亚美尼亚被迫脱离接触。

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理和俄罗斯联邦总统11月份的声明结束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将近30年的武装冲突。该协议的执行导致所有军事活动停止以及对阿塞拜疆的阿格达姆、卡尔巴贾尔和拉钦等地区的占领结束。

实地新的现状为本区域巩固和平与稳定、恢复和平共处以及促进发展和互惠合作提供了独特机会。侵略和占领的结束是正义和国际法的胜利。这再次突出表明, 各国必须严格履行其国际义务。这还表明, 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时, 与区域行为体合作至关重要。

附件20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巴卜·法蒂玛的发言

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团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还感谢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主持今天的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者作了颇有见地的发言。

脆弱性和冲突通常循环往复。冲突常常由脆弱性造成，而引起脆弱的动因得不到处理和解决又往往会加剧冲突的影响。处理冲突而不审视这些驱动因素，会导致这些冲突复发。

造成脆弱性的因素有哪些？作为驻非洲的维和特派团的一个部队派遣国，我们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驱动因素，包括长期贫困、国家机构薄弱和低效、系统性的歧视和不平等、内部和外部实体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暴力、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以及暴力极端主义。此外，这些驱动因素相互关联，而最近这场大流行病也加剧了这些因素。

因此，要在非洲等脆弱环境下维护和平与安全，就必须持续投入于和平，做法包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开展包容各方、由当事国主导和可持续的进程，以应对和平面临的威胁。在冲突后局势下，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人们对国家机构极度缺乏信任，经济复苏严重依赖国际合作。

然而，这种努力需要的不是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框架或新的办法，而是必须加强保持和平的概念及其执行工作，这反映在相关的双重决议(安全理事会第2282 (2016)号决议和大会第70/262号决议)中。在这方面，我们想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继续成为解决脆弱性的驱动因素的主要工具。《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在通过建立一个没有人掉队的包容性社会，照顾到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个社会将使暴力和冲突无利可图。

第二，解决所有冲突驱动因素的根源对于打破暴力循环至关重要。这将需要各国政府采取旨在实现个人经济解放和增强国家机构权能的政策和行动。

第三，必须注意不稳定的早期迹象。基于种族、宗教和其他身份特征的系统性歧视往往导致暴力和人道主义局势。我们必须在病入膏肓之前治疗症状。

第四，联合国所有相关实体都有责任共同支持各国政府寻求维持和平。因此，它们的努力应当是一致的、协调的和有针对性的，同时要考虑到受冲突影响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具体需要。与各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合作，将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受益。

第五，除了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参与建设和平之外别无选择。民间社会、工商界和其他全国性组织和基层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六，联合国维持和平与稳定特派团可以凭借适当的任务授权和相应的资源，通过保护平民以及支持机构和能力建设，帮助解决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某些脆弱性驱动因素。

最后，必须确保提供持续、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以支持旨在解决非洲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脆弱性的举措。

附件21

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克里德尔卡的发言

比利时感谢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给我们机会讨论这一议题。事实上，比利时认为，安全理事会不能对加剧多方面脆弱性的因素视而不见，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不稳定、动荡甚至暴力冲突的局势。

不可否认，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个因素。这一现象会加强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冲突驱动因素，并使现有的脆弱性和不平等现象恶化。比利时支持安全理事会在处理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利时的主要重点是将这些风险纳入安理会相关行动的主流，例如，使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对气候具有敏感性。联合国需要就这一问题提出报告，而安理会需要更好地了解情况并就此采取行动。刚刚成立的安理会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将发挥有益作用。

更广泛地讲，比利时认为，安理会应当对所有预警信号保持警惕。比利时赞成安理会定期听取秘书处的特别通报，概述某些国家和地区内会引发或加剧脆弱性、冲突或人道主义危机根源的风险，同时要考虑到冲突敏感因素。同样，安理会若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将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持预防或缓解措施，无论是调解、过渡时期司法进程、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16》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还是为民间社会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创造空间或解决人权问题。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安理会或联合国本身必须采取行动：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等其他行为体可能更适合采取行动。本着同样的精神，比利时也赞成邀请更多的民间社会通报者，包括来自私营公司和大学的通报者参加安理会会议，为讨论增添不同的视角。我们还认为，新一代驻地协调员对某一特定国家的局势具有广泛的横向视野，能够为安全理事会关于如何处理脆弱局势和更好地预防暴力冲突的讨论作出贡献，并有助于在国家和社区内建立复原力，以实现持久和平。

通过合作，可以更好地发现和处理预警信号。安全理事会可以深化其与联合国其他伙伴的协同作用。除了已经提到的驻地协调员之外，我们还应该加上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众所周知的对安理会的咨询作用，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秘书长本人也定期与安理会接触。除了联合国之外，区域组织也是重要伙伴，特别是在非洲，不幸的是，那里有许多国家受到脆弱性和冲突的影响。比利时欢迎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安安理事会之间的持续对话。我们也赞赏次区域组织在讨论脆弱性和采取行动化解冲突局势方面的作用和参与。

比利时随时准备单独和作为欧洲联盟的一部分，帮助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局势中的国家加强其复原力。对促进人权以及对人道主义支助、发展与和平之间的三重关系的坚定承诺，以及为充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作出的持续努力，是这种参与行动的一部分。

附件22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丁·比尔·赫尔曼的发言

我很高兴代表北欧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丹麦——提交这份发言。

当我们翻过这一页，回顾最不平凡和最具挑战性的一年时，我们有机会重申和加强我们的共同决心，解决冲突和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以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和平。我们欢迎今天的辩论会，讨论如何应对脆弱环境下的和平与安全挑战，以及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在这一重要努力中发挥其作用。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露并加剧了现有的地方、区域和全球冲突动态和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主席先生，正如你所做的那样，我们将特别关注非洲。在非洲大陆与当前大流行病的综合后果作斗争的同时，主要的现有和潜在挑战依然存在。对最贫穷和处境脆弱者产生的后果最为严重。此外，非洲部分地区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因COVID-19大流行病而加剧，严重影响了各国的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导致前所未有的流离失所现象。

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这场大流行病已经减少了政府收入，增加了卫生支出。我们面临的风险是，来之不易的发展进展遭到破坏，非洲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受到进一步限制。在我们努力重建更美好和更绿色的家园时，我们必须以综合办法为核心，努力解决造成脆弱性的因素，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包括应对长期贫困、社会经济不平等、侵犯人权、青年和妇女边缘化、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治理和机构薄弱以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有关的安全风险等挑战。非洲在应对非洲大陆这些多层次挑战时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仍然是关键。

我们必须确保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与人权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展更密切、更系统的合作，包括在通报和咨询能力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愿重申支持秘书长的保持和平议程和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在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开展非正式互动对话后，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通过资源充足、适应实地不断变化的冲突动态的和平行动任务，并从一开始就规划向更广泛的建设和平努力过渡。这将使这些行动能够帮助打破脆弱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我们看到旷日持久的危机越来越多，加剧了人道主义需求、境内流离失所、难民潮和非正常移民，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为确保保持和平的努力提供空间。我们知道，当我们也考虑到可持续发展、人权和包容各方的方法时，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努力会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在人道主义、发展、人权与和平这一系列问题之间采取一致和综合的方法。我们应对脆弱性的努力必须始终与大力强调保护和促进人权以及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切实地参与社会以及建设和平、和平进程和解决冲突相结合。我们知道，如果有妇女的参与，和平就更加可持续。推动全面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必须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确保青年充分参与保持和平的所有努力也至关重要。

为了处理日益复杂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冲突和脆弱性驱动因素，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和平行动与其他联合国实体以及与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发展、人权和建设和平努力的密切合作与协调。这需要实地所有伙伴，尤其是联合国、非洲联盟、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银行和区域经

济共同体之间强有力的协调与合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吸取最近结束任务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经验教训，以保护平民，帮助在达尔富尔建设和平。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与所有相关行为体，特别是民间社会和地方行为体接触，以便我们能理解冲突和脆弱性的具体驱动因素，定制任务授权，并调整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方法。

总之，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全球现有的脆弱性。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也使联合国和全球行为体显然更有必要促进加强合作，以确保妇女充分享有人权，平等、切实地参与和平与安全的所有方面，加强各机构，利用区域和整个大陆的能力和支持，以防当前的社会经济挑战成为愈演愈烈的脆弱循环。我们都有义务确保人权和法治得到维护。

北欧国家仍然致力于通过有效应对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在预防外交、调解、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方面支持联合国。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年之际，有了新的机会来扭转冲突和不安全的势头，建设持久的和平和更加可持续的未来，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大会第75/1号决议）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已准备好与其他会员国一道支持执行这项宣言。

附件23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埃斯皮诺萨·卡尼萨雷斯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我要感谢在安全理事会任职至2020年12月31日的国家所做的工作,并祝贺爱尔兰、挪威、墨西哥、肯尼亚和印度,它们在2021-2022年任期内的贡献将至关重要。

我感谢突尼斯组织这次关于在脆弱环境中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挑战的会议。就在一年前,我们开启了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十年,并开始了庆祝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活动,在安全理事会举行了关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部长级辩论(见S/PV.8699)。

尽管已经面临充满挑战的国际安全环境,但我们在几周前完成的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支持下,通过本组织准备了一些外交机制,以帮助缓解各级现有的紧张局势,优先开展预防行动。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改变了我们原先制定的路线图,并成为决定性因素,恶化了冲突地区人口的状况,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能力和准入,破坏了对话的潜力,甚至削弱了社会结构,损害了弱势民众的生活条件。这增加了脆弱局势的数量。

今年,2021年,我们有机会倡导理解与和平解决。我们有机会执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这在一些地方可能是走向持久和平的第一步,有172个国家在厄瓜多尔帮助发起的2020年6月22日联合声明中赞同这一呼吁。

安全理事会有特别的责任来确保执行2020年7月1日通过的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甚至有责任在今后几周延长其规定。

我们只剩下九年时间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和平、正义和强有力机构的目标16,而克服导致脆弱环境的因素,如气候变化、赤贫和不平等的时间就更少了。

我们赞同,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需要通过一项协调一致的国际对策向前迈进。我们这个组织必须促进加强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安全的努力。我们必须促进获得饮水和卫生设施。

在全球危机中,为了保持可持续和平议程的健全,我们需要采取跨领域行动。为了使该议程行之有效,还需要世界上所有区域开展能力建设,这也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并克服当前脆弱环境的挑战。

附件24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并祝愿突尼斯共和国在任期内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五个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表示祝贺,并祝愿它们在任期内取得成功。同样,我也要赞扬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德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五个离任安理会成员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感谢突尼斯主席今天对脆弱环境中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挑战作出及时的反思。本次辩论会让我们有机会探讨如何解决导致脆弱性的问题,以期在当前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背景下更好地重建和保持和平。

要想保持和平,必然涉及到采取整体办法解决脆弱性的根源问题,并要利用各种适合具体环境和需要的工具,以加强国家自主权和领导力。因此,要想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多层面挑战,就需要转变全球思维定式。

我们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多层面和不断出现的挑战要求联合国在接触受暴力冲突影响或刚刚摆脱暴力冲突的国家的各个阶段,始终采取更有力、更连贯和更全面的方法。在这方面,联合国改革必须结束各自为政、工作重复和碎片化的局面,加强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一致性,因为值此之际,联合国需要应对多方面的安全挑战。

在时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埃及于2016年5月举行的一次部长级早餐会上,与会者强调,联合国在冲突不同阶段作出的反应必须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以确保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同样,非洲联盟主席国埃及也在2019年发起的标志性年度活动“阿斯旺可持续和平与发展论坛”上强调指出,有望改变非洲安全与发展格局的机遇与影响这些转型发展的各种挑战的性质和范围都突出表明,迫切需要采取将和平与发展连为一体的方法,实现从危机管理向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范式转变。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该委员会在联合国内部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我们能够与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外部伙伴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它还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处于脆弱状态的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以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其国内建设和平优先事项。作为刚刚连任的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和非洲认可的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埃及随时准备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仍然是促进互补和利用各组织相对优势来支持脆弱国家的关键。因此,非洲联盟与联合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确保加强战略、政策和业务协调以及各项工作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包括通过能力建设和筹资方式。

最后,我谨再次感谢突尼斯主席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附件25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意大利感谢突尼斯政府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让我们有机会讨论如何处理脆弱性与冲突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正如秘书长最近所说的，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当今世界的脆弱性，暴露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忽视的各种风险：医疗卫生系统能力不足、社会保障存在短板、结构性不平等、环境退化[和]气候危机。”

尽管大流行造成了深刻和毁灭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在2021年更好地重建，建设更具复原力的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特别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了暴力和冲突的风险。

意大利认为，加大我们对最脆弱国家的支持力度仍是一个绝对优先事项，我们将在意大利担任2021年二十国集团主席期间，以“人民、星球、繁荣”为主题，推进这一优先事项。作为2020年“暂停偿债倡议”的发起国之一，意大利决定将脆弱经济体的债务可持续性列入今年二十国集团会议议程，目的是扩大该倡议的范围，将中等收入国家列为暂停偿债的对象，并加强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全球卫生仍然是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基本前提。自当前全球紧急情况暴发伊始，意大利就大力支持国际团结，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推动对COVID-19疫苗的研发工作。本着同样的精神，意大利将与欧盟委员会一道主办2021年二十国集团全球卫生峰会。

粮食安全是导致冲突的另一个因素，粮食安全是实现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意大利致力于支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所有相关行为体努力预防全球粮食危机。我们一直在通过粮农组织推动建立一个粮食联盟，以调动专门知识，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对话空间，并促进侧重于加强粮食系统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举措。意大利还在为今年成功举办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将在意大利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期间以及在与联合王国合作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框架内，努力确保气候行动成为疫情后恢复的基础。作为该缔约方会议工作方案的一部分，意大利将专门为非洲组织一次特别会议，因为气候变化对非洲安全的影响最为严重。

秘书长一直在谴责积累、非法转让和滥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破坏稳定的做法，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武装冲突和普遍犯罪的主要因素。这类武器非法流动对人道主义的影响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在这方面，必须回顾，秘书长在2018年5月启动了新的裁军议程——《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将能够拯救生命的裁军问题列为优先议题。我们赞扬非洲联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以及最近关于将倡议执行期限延长10年的决定。

意大利将本着建立长期可持续伙伴关系的精神不断加强我国与非洲的关系。我们的地理位置、共同历史、友谊和共同命运决定了非洲大陆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焦点。本着这一精神，我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于12月提出了一份

题为“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的新政策文件，确定了意大利与非洲大陆有关的行动重点和原则。我们与非洲朋友的长期接触现在是并且仍将是优先事项。

伙伴关系也是使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管理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在非洲。我们一贯支持秘书长为非洲联盟-联合国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并呼吁两组织进一步加强此种战略合作。同样至关重要是，应当基于互补和辅助的理念，深化联合国与相关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我们还重视推进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的三边合作。

投资于预防绝对是关键。在此困难时期，必须承认建设和平工作的核心地位并为其提供充足的经费，因为它将发展、人道主义和安全努力维持在可持续道路之上的粘合剂。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进一步加强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关系，建设和平委员会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动员各方协调一致地支持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和发展计划，特别是在非洲。

最后，意大利仍然充分致力于推动努力消除冲突根源和无人关注的脆弱性问题，特别是在非洲。我国不仅努力通过双边途径实现这一目标，也积极参与所有相关国际论坛。2021年，必须全力确定并实施针对这一全球危机的共同、协调和公平对策。

附件26

日本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管岳史的发言

我谨感谢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和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让我们有机会在新的一年里重申我们对建设和保持和平的承诺。

请允许我通过四点来分享日本的观点,这四点涉及脆弱性与冲突的联系以及解决冲突相关脆弱性问题的具体办法。

首先,日本从广义上理解“脆弱性”一词,将其理解为个人生存、生计和尊严整体面临挑战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其他外,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包括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气候变化相关灾害、极端贫困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除非得到适当解决,否则这些问题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并有可能成为加剧暴力冲突、阻碍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因素。

第二,脆弱性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有许多超出安全理事会的权限。因此,我们必须更密切地关注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需求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采取更加综合、一致和协调的办法。联合国各机构,包括那些从事业务活动的机构,至少应该分享关于其解决脆弱性问题的工作的信息。建设和平委员会应成为讨论平台,用于讨论特定国家和区域环境下的脆弱性和冲突根源以及贯穿各领域的专题。日本认为,安全理事会也可以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积极接触,为旨在消除每场冲突背后的脆弱性的全系统努力做出贡献。

第三,日本一贯强调,必须开展机构建设,以此消除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并最终导致暴力冲突的脆弱性。日本认为,只有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国家和地方机构,各国政府才能独立应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挑战,赢得人民的信任。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安全和司法机构,以提供保护和法治,并建立向民众提供保健和教育等基本社会服务的系统。

第四,日本在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东京会议)的框架内落实我刚才概述的观点。日本在2019年第七次东京会议上推出了《促进非洲和平与稳定新办法》,通过这一举措来消除冲突根源和脆弱性驱动因素。展望将于明年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八次东京会议,日本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根据《促进非洲和平与稳定新办法》作出的努力。

最后,面对这场持久疫情,国际社会必须重申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携手应对COVID-19造成的人类安全危机和脆弱性。我们只有采取共同行动、保护集体利益,才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使世界更加稳定。

附件27

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们谨祝贺安全理事会五个新任非常任理事国——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他们的工作将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也感谢担任安全理事会2021年1月主席的突尼斯组织今天的及时辩论会。

自我们上次于去年年初在本会议厅开会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来(见S/PV.8699),各处都发生了令人不安的事件,加剧现有的脆弱性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尽管我们自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二战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但在缓解安全威胁、政治不稳定、社会经济不平等、贫困、歧视、社会排斥、武装团体暴力、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压力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许多因素现在成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次生影响、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我们特别重视打击线上线下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 and 仇恨言论,所有这些都很有可能催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

疫情产生了许多长期影响,并对全球各地许多冲突的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对萨赫勒地区、大湖区和埃塞俄比亚的安全局势以及埃塞俄比亚局势对整个非洲之角稳定的潜在影响深感关切。在这方面,加强安全与发展的联系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改善双边和国际协调与合作,我们才能克服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恐怖主义、移民、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领域的挑战。

COVID-19疫情蔓延继续加剧也门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冲突,令这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雪上加霜。饥荒风险和总体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只有通过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应继续联合国主导的努力,促成全国停火,恢复和平进程。

叙利亚内战已持续十年,只是令平民痛苦加剧。同样在叙利亚,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进程是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和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实现持久和可信和平,同时根据国际法追究那些应对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者的责任,并确保有安全的领土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有尊严和自愿返回的手段。

尽管我们最近在利比亚看到了某些积极步骤,但要达成可持续政治解决办法,使我们能够走上该国的恢复和重建道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委内瑞拉的长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继续助长移民、不断侵犯人权和压制政治反对派现象。12月6日的非民主国民议会选举是该政权朝委内瑞拉民主彻底崩溃迈出的又一步。这些事件对委内瑞拉和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产生了恶劣影响。启动由委内瑞拉人主导的过渡进程和恢复民主对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

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并且在乌克兰东部秘密和公开实施侵略行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领土完整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我们呼吁俄罗斯充分遵守其在《明斯克协议》下作出的承诺,恢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地区不断挑衅，此外南奥塞梯行政边界线沿线持续进行边界化活动，这些活动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有增无减。此类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格鲁吉亚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所谓的“冻结冲突”加剧了脆弱的环境。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左岸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应通过和平手段，并在公认国际法原则、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加以解决。

在白俄罗斯，无视人权和基本民主自由，包括针对和平示威的暴力，令人担忧，并且无法接受。我们认为，白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

虽然我提到的消极趋势表明持续的脆弱性与可持续和平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但我们认为，我们，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有责任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弥合这一差距。在这方面，较小的国家可以拿出自己的一整套工具和经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作实质性贡献。例如，在世界焦虑地等待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来处理疫情并帮助弥合脆弱环境中的差距却徒劳无功时，小国率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它们有助于提高安理会本身的透明度和工作方法，同时提供有助于解决脆弱性的独特视角。

这场大流行病教导了我们合作的宝贵价值，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免受其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克服这些影响，无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拉脱维亚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强有力的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深信，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这更加是实现持久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可行途径。因此，必须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为外交创造空间，从而解决脆弱性的根源，实现持久和平，同时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妇女常常遭受脆弱和冲突的影响，积极把她们包括进去应成为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首当其冲的重点。我们致力于加强性别平等、增强女孩和妇女权能、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以及消除性别暴力，打破冲突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最后，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空间并使其能够处理脆弱环境及其根源。国际合作、和平解决争端、人权、法治以及预防冲突等不可或缺的原则必须继续作为联合国这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守门人的指路明灯。我们应继续争取对这些原则的普遍尊重，因为在许多地区面临严重威胁和与日俱增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原则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附件28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的发言

列支敦士登感谢有机会来审议脆弱环境给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与安全努力带来的特殊挑战。把脆弱性概念作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更广泛框架的重点突出表明，安理会的工作只有采用同样广泛的人的安全模式才能取得成功。试图将安理会局限于武装冲突、恐怖主义以及类似威胁等所谓“硬安全”问题，导致目光短浅，只关注冲突的军事化根源和解决办法，而不是可持续和全面的冲突预防和解决办法。

安理会要从各个方面防范安全威胁，就急需其关注当前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安理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授权采取行动，但目前安理会成员缺乏避免迫在眉睫灾难所需的政治意愿。

COVID-19大流行病导致人权广泛受限和大规模贫困和饥饿风险增加，对教育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对机构的信任遭到侵蚀，由此造成脆弱的环境。列支敦士登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处理了COVID-19问题，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我们鼓励它通过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方法，在这一先例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可持续发展目标仍然是我们重建得更好的蓝图，是在国际法、人权、合作、团结和多边主义基础上维持和平的路线图。即使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社会中，也必须通过负责任的领导、长期的政策思维、更坚定的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承诺以及关于信息和社交媒体作用的诚实讨论，处理对法治的挑战和破坏民主进程的企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6尤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确保理事会履行其任务授权的关键所在。

未来五年，全球升温增加1.5摄氏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数值，在巴黎谈判期间被视为是一个门槛，一旦跨越将不可逆转，对我们脆弱的世界将是的一个可怕的预兆。列支敦士登欣见安理会愈益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次生影响，如非自愿迁徙、贫困、生计丧失及农牧民紧张关系等问题的价值，我们支持安理会努力利用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如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安全机制的专门知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11月举行首次会议，也是推进安理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依然存在迟迟未能系统地提及气候变化对安理会所涉局势影响的问题。展望未来，安理会还必须解决这些影响的产生根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一半以上来自少数几个安理会成员国。所有国家都必须履行它们对今世后代的责任，紧迫努力减少排放。

附件29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贵国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组织今天的会议,讨论关于这一重要热点问题。我们强烈地认为,脆弱国家需要得到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的适当关注,以确保它们拥有所有所需工具和支持,使之能以适当的方式应对挑战,继续沿着平和长期稳定的正确道路迈进。

需要以集体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在目前大流行病期间。脆弱的主要驱因不能孤立地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与非法活动,如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和贩运人口活动互相交织。那些犯罪网络通常领先一步,单个国家可能很难查明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非法活动资金转移。马耳他经常接待地中海中部合作伙伴执法人员,设法在一个面临诸多众所周知的挑战的区域,整合各国的执法行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更多需要各国集体全力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致命疫情和恐怖主义,给全球各地均带来毁灭性影响。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对较穷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夺走了它们的增长和发展机会,为极端势力、暴力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区域不稳定打开了大门。几周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决议(分别为安理会第2558(2020)号和大会第75/201号决议),强调预防的重要性。预防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面,马耳他仍然坚定致力于此。国际社会需要继续投资于国家和社会的复原力,特别是在非洲。透明和高效的国家机构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通过分享良好做法促进发展,需要成为非洲大陆全面计划的核心。这可以通过多种做法来实现,例如官方发展援助。马耳他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将我国的大部分资金输送到非洲大陆。需要与非洲进行目标更宏大的接触,通过贸易、发展和外交展开更有效的接触。非洲继续脱离完全由援助驱动的做法。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突出和强调妇女与青年的作用,以及确保妇女和青年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的必要性。妇女和青年是所有社会的基本支柱,在多个曾经历政治动荡的国家即可看到他们对和平与稳定的切实贡献。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可在协助区内脆弱国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可提供独特见解和分享经验,为查明和化解特定国家的冲突根源提供重要帮助,并可成为合作与发展的推动力。它们也可在支持脆弱国家执行和平协定和发展承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发挥着稳定冲突地区和消除脆弱性的重要作用,脆弱性影响了各国的重建能力。恐怖活动,包括贩运人口和出售武器活动增加切实令人关切,这些问题在各种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继续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是协助受影响国家采用正确的政策并提供必要培训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包括在民事领域,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增加的现象。培训警察、建立负责任的司法系统和支持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方案,即是可帮助受影响国家打破冲突和暴力循环的几个例子。

马耳他支持联合国为解决困扰脆弱国家的各种问题而开展的广泛工作。联合国一直寻求促进机会,同时用量身定制的方法应对挑战。然而,我们坚信,需要更注重更好地解决敏感性问题。今天,我们在抗击和应对疫情肆虐的影响时,更需要坚持不懈,继续共同努力应对当前挑战,确保未来的和平与发展。

附件30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文:法文]

首先,摩洛哥王国热烈祝贺突尼斯担任2021年1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欢迎及时召开本次高级别公开辩论,审议“在脆弱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遇挑战”的现实议题,特别是在过去一年充分揭示全球危机对世界,更具体地说,对建设和平局势的长期影响之后。摩洛哥欢迎并热烈感谢突尼斯突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这一重要方面。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很快就变成一场多层面全球危机,将既有的长期挑战与新挑战叠加在一起。此种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叠加凸显了两个重要看法。

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性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剧。例如,在非洲,一系列威胁,包括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回潮,依然普遍存在。另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都部署在这些脆弱的环境中。

第二,此种叠加表明,这些挑战可能削弱或破坏数十年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努力,甚至可能助长现有和新的冲突,这一点不容否认。

此外,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要求导致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严重依赖,由此迎来一个和平与安全面临网络威胁的新时代。此类威胁可能破坏国家和关键基础设施,并导致“信息疫情”或虚假消息的扩散。这些新形式的挑战考验国界和主权的概念,可能使社会凝聚力受到切实的损害。

这种情况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和平与安全大厦受侵蚀的风险是真切的,从而加强了安全与发展相互关联的观点。

正因如此,摩洛哥根据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的崇高皇家准则,始终致力于在区域和国际层面追求和平与安全。它还致力于探索各种合作手段,如双边、三角、南南和多边等手段,以克服破坏各国——特别是勇敢地应对一系列多方面威胁的非洲姐妹国家——和平、稳定与安全的挑战。这一国家承诺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现代历史告诉我们,全球危机需以全面综合的方式加以应对,才能有效维护和平与安全。

因此,摩洛哥欢迎这一势头,欢迎各方共同认识到当前新出现和现有的风险的严重性。在这方面,秘书长及早进行动员,发起诸多倡议,特别值得欢迎,因为这些倡议大大有助于克服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要求联合国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发挥其首要作用——维护一切形式的和平,支持处境脆弱的国家和地区。

摩洛哥还谨赞扬突尼斯和法国继续进行动员,使安全理事会认识到,空前规模的COVID-19大流行威胁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2532(2020)号决议的通过将在几个方面具有历史意义,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应对维护和平与安全挑战的作用方面。

除了12月21日就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通过新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文决议(分别为第75/201号决议和第2558(2020)号决议)之外,这些也是重要的成果。在这方面,摩洛哥要借本次重要公开辩论会的机会,赞扬建设和

平委员会持续做出出色努力, 提请国际社会关注脆弱国家和地区并保持关注度。

建设和平基金在支持这些国家和地区方面所做的贡献也至关重要, 对该基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 摩洛哥欢迎即将根据大会第75/201号决议于2021年1月26日举行的建设和平基金高级别筹资会议。

对这次重要公开辩论会的反应表明, 需要促进合作、协同作用和伙伴关系, 使之成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努力的核心。这包括在预防冲突、和平解决争端和多边主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以应对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 并更好地支持脆弱的环境。

最后, 摩洛哥重申, 必须加强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世界银行近年来为解决脆弱性问题所做的杰出努力受到各方赞誉。

附件31

阿富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穆罕默德·阿米尔·汗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非常重要而适时的公开辩论会。

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其中也包括预防冲突以及防止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安理会必须处理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人们普遍认为,治理不力、政治不稳定和发展不足往往导致国家和社会之间及其内部发生暴力。这些都是本次辩论会主题中提到的假设的脆弱情形。

遗憾的是,这一假设忽视了导致此类脆弱情形的深层次原因:即数世纪之久的殖民占领和剥削、种族主义、不平等以及各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正是这样的过去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剥削、外部干预、环境退化和治理薄弱,而这些正是当今世界冲突的真正驱动因素。

在这些根源中,排在首位的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虽然脆弱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直接助长了此种不平等,但国际既得权力和剥削性利润体系也延续并加剧了这一现象。1万亿美元的非资金从穷国流向主要位于富国的金融避风港,这说明发展中国家遭受的剥削有多严重。

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实现非殖民化,终结这种新帝国主义,就必须拆除这些剥削性的国家和国际架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结束剥削、不平等、贫困和发展不足等现象提供了极好的框架和蓝图。国际社会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目标来推动。

对于已经陷入穷困的国家而言,环境恶化是脆弱性的另一个驱动因素。环境危机是工业界过去两个世纪铺张浪费造成的后果。地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退以及灾害频度和烈度加大是世界生态系统退化的迹象。它们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所有要素:水、粮食安全、能源、基础设施、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以及国家和全球政治与经济稳定。贫穷脆弱的国家面临最大危险。

过去的另一个幽灵,即不容忍、偏见、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加剧,也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稳定。某些国家人民怀有的经济焦虑和死灰复燃的历史焦虑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暴力、歧视和仇恨再度猖獗。此外,滥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活动和颠覆性宣传正在为偏见、仇恨和冲突火上浇油。

绝不允许文化和文明冲突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法西斯主义的昔日崛起向我们表明,国家是脆弱的社会结构,即使在民主国家,人们也可以被操弄并陷入仇恨、偏执和偏见的深渊。这种排他性思潮和极端主义团体在一些成熟和一些自称为民主国家的崛起,威胁到世界一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冲突影响到世界许多地方,但不幸的是,困扰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最为复杂、最旷日持久。外国占领、干预和侵略已导致穆斯林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无尽的痛苦。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等许多穆斯林人民在继续争取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结束外国占领。一系列外国干预加剧了穆斯林世界的动荡,侵蚀了社会经济发展。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也使反恐战争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反伊斯兰战争,后来又被用作入侵穆斯林国家的借口。

作为穆斯林的主要声音,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突出困扰穆斯林世界的冲突根源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作为值得信赖的对话方让国际社会了解穆

斯林世界的正当担忧,包括仇视伊斯兰的浪潮。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制定共同战略和计划,为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些最复杂、最持久的挑战找到可行、公正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痛苦提醒我们,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安全。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理念的基本前提。会员国必须凝聚必要的政治意愿,将这一理念变为现实。

附件32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我们欢迎主席国突尼斯倡议召开本次高级别辩论会，我们感谢它提交概念说明(S / 2020/1296, 附件)，促使我们思考加剧非洲脆弱局势的各种因素，从而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方式，更全面、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感谢通报者的清晰介绍。

秘鲁赞赏非洲国家在对根源作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以坚定、富有远见和团结的态度履行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责任。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构成全球挑战的当前情况下，这项任务尤为紧迫。

鉴于这种脆弱状况，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重新重视处于严重脆弱局势的国家并向其提供援助。我们认为，在选举进程和过渡期间尤其必须给予这种支持，才能避免再次出现不稳定。在采取这种做法的同时，还应建立国家早期预警系统或机构，通过包容性做法推动以其它方式缓解紧张局势。

必须继续促进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的协同增效，争取实现使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制度化并使之更加有效和一致的共同目标。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充分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咨询工作，探索与之互动和合作的新形式，特别是在涉及过渡局势中联合国特派团授权的问题上以及处理冲突再现时。

同样，我们认为建设和平委员会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必须加强对国家当局的支持，建立包容性机构，承认和满足人民的合法愿望和期盼，并保护和促进其人权。

我们还鼓励《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相辅相成，最终目标是打击腐败，处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法治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并鼓励妇女和青年作为变革的推动者参与本国社会生活。

我们还要指出，过渡期正义对于在冲突后局势中修复和重振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必须以平衡方式实现这一点，因为过分强调起诉或让人感觉存在有罪不罚的氛围会加深社会创伤，从而适得其反。

概念说明提出了正确建议，即我们应思考和平特派团在脆弱局势中可以作出的贡献。在这方面，此类特派团应促进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和睦相处，以便详细了解其需求并建立信任关系，因为只有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充分了解潜在或真实冲突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沟通战略对此特别有益，加强行动分析能力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认为，和平特派团可以发挥中心作用，防止和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行为——这是加剧脆弱性的一个因素——减少冲突局势中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建设当地维安能力。

附件33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杜阿尔特·洛佩斯大使的发言

葡萄牙谨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1月份主席并召开本次非常及时的会议。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欧盟)所作的发言, 并愿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意见。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正在对民众和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然而, 那些处境最脆弱者仍是遭受苦难最深重的人。脆弱环境中的机构和民众在抗击疫情及其间接影响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冲突动因, 并破坏社会和经济复原力。

卫生危机、气候变化的影响、侵犯人权行为、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贸易以及非法资金流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它们导致脆弱性倍增, 并加剧了脆弱性和冲突的恶性循环。

因此, 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非传统威胁并消除冲突根源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采取综合办法, 充分利用联合国三大支柱——人权、发展以及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协同作用。

暴力冲突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脆弱环境中, 因此, 至关重要的是, 需要解决脆弱的原因, 并在整个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建设当地行为体的复原力。在保护和促进人权与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建设包容性社会, 仍是防止脆弱性、冲突、贫困、不平等和排斥的最佳办法。

我们必须继续把预防冲突作为我们集体努力的重点。相对于预防冲突来说, 应对危机的人力和财力成本显而易见。因此, 跨支柱的综合办法对于增强复原力和维持和平至关重要。

目前许多维持和平行动都部署在脆弱环境中, 我们重申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长期承诺, 特别是在中部非洲和萨赫勒地区的维和行动, 葡萄牙部队和安全部队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和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的存在就是例证。

葡萄牙再次强调突尼斯和法国在2020年7月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该决议在序言部分第三段中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在遭受武装冲突严重破坏、处于冲突后局势或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在这方面, 我们重申对秘书长全球停火呼吁的支持, 该呼吁也得到了第2532(2020)号决议的认可, 这是妥善应对疫情及其各种影响并增强复原力的重要一步。

葡萄牙自1月1日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以来, 致力于支持和加强欧盟的努力和措施, 以加强受疫情影响最大、保健系统较脆弱的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

重新分配财政和人力资源来抗击疫情, 对各国处理安全问题以及应对民众和社区需求的能力产生了影响。国家机构及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进一步削弱, 可能危及若干区域、尤其是非洲地区来之不易的建设和平成果。

没有任何一个人道主义、发展或安全行为体能够独自解决脆弱性问题。在这方面, 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召集作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决定性工具。同样，建设和平基金在支持复原力和预防方面的行动也是一个决定性工具。

在疫情期间和疫情结束之后，在脆弱环境中提供的国际支持绝不能忽视国家和机构建设以及社会凝聚力和善政的重要性。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阶段也应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在卫生、教育、社会保护、气候变化、善政以及打击腐败和有罪不罚等关键领域进行改革来增强复原力，从而更有持续性地应对脆弱性的诱因。

脆弱性和冲突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分国界。各自为政肯定无法处理我们面临的挑战。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全球团结一致，集体做出努力。

附件34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勒亚·艾哈迈德·赛义夫·阿勒萨尼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我们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愿它一切顺利。我们很高兴看到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主持这次重要会议。我们欢迎他选定的主题,并感谢他编写概念说明(S/2020/1296,附件)。

我们祝贺安全理事会的新成员,即印度、爱尔兰、肯尼亚、墨西哥和挪威。我们赞扬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和利比里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女士,感谢他们令人振奋的通报。

我们同意,必须正视涉及脆弱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大陆的此类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加剧暴力循环,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阻碍为恢复稳定与和解所作的努力。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每一种局势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值得努力的是,全面、客观地理解和讨论脆弱性的原因,并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期实现安全和稳定。无论是建立和平、维持和平还是建设和平,这种办法都应该被纳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略各个阶段的主流。

因此,卡塔尔致力于采取全面的综合办法,积极参与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国际努力。这种办法反映在卡塔尔对巩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中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中。这种支持的很大一部分提供给了非洲大陆。例如,卡塔尔是索马里联邦共和国的国际伙伴。卡塔尔根据需要提供快速的人道主义援助,并资助包括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在内的长期发展项目。它还支持索马里和平与和解信托基金,并提供其他安全和财政援助。

卡塔尔一再强调必须维护妇女权利,让她们参与建立和平以及冲突后阶段,因为事实证明这些因素有利于建设和平努力的成功。支持青年也很重要。加强教育和社会发展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是卡塔尔努力提供国际援助的切实途径。

在提供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以减轻冲突对人类影响方面,卡塔尔发挥着前瞻性和突出的作用。它支持联合国作为人道主义论坛发挥关键作用,向世界各地的受益者提供援助。卡塔尔还在发展领域支持本组织,因此在处理脆弱性根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卡塔尔将继续履行这一责任,并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最后,从几个角度来看,建设和保持和平的任务不断演变,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协调、有效、全面和与时俱进的应对措施。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以期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

附件35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赵显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赞扬你召开今天这场及时的公开辩论会。正如概念说明(S/2020/1296,附件)正确地指出,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人道主义危机等因素造成的脆弱性加剧了现有的安全挑战。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成员越来越多地采取更加全面、包容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想强调我国代表团认为尤其重要的四点。

第一,鉴于脆弱性的各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对联合国所有三大支柱的影响,我国代表团强调关于审查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大会第75/201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558(2020)号决议所确认的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系和“联合国一体化”办法的重要性。为了应对当前各种相互关联的挑战,大韩民国鼓励加强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合作,应充分利用该委员会为促进这种关系发挥的独特作用。

第二,我国代表团重申安理会在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2019冠状病毒病向我们表明,迫切需要基于全球团结和多边主义的对策,我们敦促安理会在第2532(2020)号决议所载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其领导作用。大韩民国作为全球卫生安全团结之友小组的共同主席,准备好全力支持安理会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三,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以更加系统和具体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正如安全理事会许多决议所确认的那样,气候变化对脆弱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脆弱国家)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大韩民国在起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向萨赫勒地区提供支持”的第2020/2号决议时,强调了气候变化对该区域安全的影响以及制定长期战略应对这些影响的必要性。大韩民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家,将继续在减少和应对全球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

第四,当我们努力在脆弱环境中维护和平与安全时,必须一再强调,需要采取包容各方的办法,优先考虑最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如妇女、儿童和残疾人。脆弱性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在武装冲突中,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我们必须加强努力保护他们,确保其需求得到考虑。

维护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在脆弱环境中更加重要。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积极努力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包括通过他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保持和平也将作为今年在大韩民国举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进行讨论。大韩民国希望,在该部长级会议上进行的相关讨论和作出的承诺将促进加强和平与安全,特别是针对那些处于脆弱环境中的国家。

大韩民国重申坚定致力于与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合作,共同努力为脆弱国家带来持久和平与安全。

附件36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米哈尔·姆利纳日的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突尼斯组织这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使人们更加关注脆弱国家和人民（尤其是在非洲大陆）面临的各種挑战。

助长脆弱环境的冲突驱动因素——包括不安全、族群间暴力、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争夺稀缺资源和气候变化——正在不断变化。它们也有可能助长武装冲突，加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也切实相关。这场大流行病的直接后果及其与现有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相互作用带来的次生后果，让原本就脆弱的局势更加复杂。因此，我们要想有效预防和应对暴力，就必须继续修正认识、调整方法。

识别和理解冲突是确定潜在干预领域的关键。斯洛伐克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努力，从潜在冲突的早期迹象和预防冲突的规划工作开始，并继续巩固这种协作，在应对冲突的所有后续阶段加强合作，包括在冲突管理和解决、冲突后重建和建设和平方面。

斯洛伐克坚决支持充分执行2020年7月1日第2532(202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在安理会议程上的所有局势中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支持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抗击这场大流行。我们要强调，该决议还确认了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面临的风险，同时警告称，处于过渡和冲突后局势的国家取得的建设和和平发展成果可能会因为这场大流行而逆转。

在这方面，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需要适应世界面临的各种新型挑战。我们欢迎广泛参与2020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体制、安全和社会高度脆弱的国家适应保持和平的紧迫挑战。

我们支持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的联系，以及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和各族群的联系。因此，我们赞赏2020年12月21日一致通过的2558(2020)号决议以及大会第75/201号决议呼吁整个联合国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促进建设和平努力的一致性，并呼吁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加强其咨询和联络作用，支持刚刚摆脱冲突的脆弱国家的国内优先事项。

斯洛伐克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2020-2021年任期的成员，特别欢迎委员会努力支持国家和区域应对COVID-19大流行。许多正在与委员会接触的国家面临着严峻挑战，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严峻前景扩大了脆弱性，增加了采取果断行动的必要性。

斯洛伐克相信，在许多脆弱国家和地区，安全部门是政府应对包括COVID-19大流行在内的各种挑战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审查联合国特派团在面临复杂挑战的国家的现有任务时，必须考虑制定撤出战略，帮助为长期和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

多年来，斯洛伐克一直将安全部门改革视为有效预防冲突和成功的冲突后重建与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联合国和平特派团和行动的 direct 经验清晰表明，由国家主导且包容各方的安全部门改革是发展

安全部门机构的关键, 这些机构要能够有效应对具体的安全需求, 并能积极管控脆弱性的驱动因素。

附件37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南非谨祝贺突尼斯担任安全理事会2021年1月份主席。我们也向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表示祝贺,并祝他们在各自任期内一切顺利。

我们今天关于脆弱局势的辩论会对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其2014年题为《结束非洲冲突和建设和平:行动呼吁》的报告中,非洲脆弱国家问题高级别小组确认,脆弱性是对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尽管自该报告通过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但它仍然切合时宜,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通过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有效干预,非洲大陆得以在解决和平与安全挑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新冲突的风险和威胁依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大陆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固有的脆弱性。因此,必须更加关注那些表现出更大脆弱性、有可能重新陷入冲突的国家。

在这方面,我们始终牢记,并非所有的脆弱性驱动因素都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脆弱性问题提醒我们注意发展、人权以及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因此,试图在脆弱局势中维护和平与安全时,必须有一个包括联合国系统所有方面的整体办法,特别是要重点解决有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因此,我们处理脆弱性问题的办法和战略应该以了解导致不稳定局势和暴力冲突的情况为前提。除其他外,要消除的非洲大陆冲突的根源包括:殖民和征服的遗留问题、贫困、不平等、经济和社会排斥、不尊重人权和法治、治理不善和持续外部干涉。同样,脆弱性的驱动因素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但目前,青年失业、移民、城市化、传染病和气候冲击是许多非洲国家新出现的主要脆弱性驱动因素。尽管影响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主要出现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

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但非洲国家单独和集体采取了许多值得称赞的行动,以应对有可能导致助长暴力冲突的脆弱性的局势。其中一些行动包括将区域和次区域预警系统制度化,其目的是发现、预防和应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冲突。在这方面,通过早期行动进行预防对于消除脆弱性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应该加强这一领域。

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寻找消除冲突起因的持久解决办法。普遍存在的共识是,必须制定解决这些挑战的整体办法。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有大量规范性框架,旨在指导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一系列人权、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文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然而,成员国有责任采取积极措施,将其中一些框架转化为阻止冲突爆发的切实行动,例如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中提出的目标。这些社会经济蓝图为帮助各国建设满足其民众需求所需的复原力、能力和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挑战是许多脆弱国家面临的资源祸根,不幸这在非洲大陆非常明显。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永久消除利润驱使的脆弱性驱动因素,这往往涉及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新资源的开发。

我们必须强调,各国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由国家来领导和主导所有旨在消除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努力,并且必须让基层各级民众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参与进来。包容各方的建设和平工作、冲突后重建和经费充足的发展活动,是

实现持久和平以及消除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固有脆弱性的努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 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 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脆弱局势中促进和平。必须利用并加强相关利益攸关方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伙伴关系以及联合国相关机关和机构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伙伴关系, 包括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除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之外, 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与非洲联盟冲突后重建和发展中心的合作也必须得到加强。

最后, 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继续坦诚地努力反思并评估迄今取得的成就, 以期为实现进一步改进采取更多积极措施, 我们平息非洲大陆枪炮声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感谢突尼斯为今天这一反思努力提供便利。

附件38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法文]

瑞士感谢突尼斯组织本次及时辩论会,并感谢发言者所作的发言。今天的会议反映,安全理事会持续关注导致冲突及其复杂互动的当代因素,同时需要树立广义的安全观。会议借鉴了安理会前几任主席在2020年7月、9月和11月组织的辩论会(分别见S/2020/663、S/2020/929和S/2020/1090)的内容。重要的是,这些审议重申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整体办法、运用联合国所有三个支柱的重要性。

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第三次审查重申了可持续建设和平框架,该框架指导会员国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冲突各阶段、各方面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继续在执行该议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在其审议和决定中持续关注冲突与脆弱性的联系。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20年各国脆弱情况》报告,在有数据可查的54个脆弱局势中,有41个无法实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没有和平,缺乏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会阻碍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平建设努力和冲突预防努力的碎片化是阻碍预防暴力冲突的最大障碍。在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全球影响时,国际社会更有必要关注脆弱国家和地区,以防止暴力冲突。

为了提高建设和平努力的一致性并解决脆弱性因素,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提高协调一致的方式使用其整个工具包。我们认为在以下领域特别需要一致性。

第一,政治和社会成就,如重要的建设和平成果,在过渡期间尤其面临风险。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在起草和延长任务期限以及从特派团框架向非特派团框架过渡时,应系统应用最佳做法。

最近的报告重点强调,在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撤出后,达尔富尔受冲突影响地区可能存在严重的保护缺口,这反过来可能会加剧冲突和脆弱性驱动因素。联合国所有相关机构和方案都需要协同努力,以避免这种情况。

瑞士欢迎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承认过渡是进行参与的优先事项。我们呼吁安理会在所有相关背景下充分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特别是在建设负责任的机构、支持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以及促进包容性、有复原力和实现和解的社会等方面。

第二,为配合正在进行的改革,联合国应通过加强跨部门合作、协作和协调来提高全系统一致性。在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中,安全理事会应具体说明要实现哪些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和人权目标,从而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所有脆弱因素。正如COVID-19应对工作所反映的那样,在驻地协调员的领导和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开展联合分析和规划对于预防和解决危机至关重要。

最后,人权对于建设每个人,尤其是最弱势群体在其中都受到保护的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社会至关重要。人权在预防冲突中发挥关键作用,在预警系统中也很重要。因此,瑞士鼓励安全理事会将人权工具纳入其从联合分析到决策到问责的所有活动。这些工具包括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和条约机构。

瑞士欢迎关于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之间联系的专题重点,并呼吁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所有局势中更系统地审议这些问题。瑞士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建设和平委员会成员以及2023-2024年期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候选国,全心致力于为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作贡献。

附件39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乌克兰欢迎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突尼斯倡议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的脆弱性问题，并感谢所有通报人的通报。

有效应对冲突和危机局势包括在脆弱环境演变成冲突之前解决其根源。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安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脆弱性的驱动因素问题。这种做法有助于适当查明并有效反击关于某些冲突或危机局势性质的虚假陈说法。我们今天看到，煽动者经常散布虚假之词，这样他们可以逃避责任，阻碍解决冲突。

我们完全支持今天特别把重点放在非洲大陆上的打算。联合国与非洲的接触清楚表明，应该把维护和平与安全责任中与非洲有关的部分视作是富有希望的，而不是一种挑战。我们支持旨在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非洲区域经济机制之间合作的努力，以此作为在团结、互补和尊重非洲领导人的原则基础上应对非洲大陆当前威胁的务实框架。应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支持由非盟领导的行动，包括建立为这些行动提供可持续资金的机制。作为在非洲大陆部署的四个联合国特派团的部队派遣国，乌克兰认为，必须继续努力推进有希望的安全倡议，如“在非洲平息枪炮声”倡议等。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也加剧了既有挑战，气候变化是其中最严重的挑战之一。非洲大陆广大地区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影响，气候变化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尤为严重，尤其是那些在享受权利、自由和机会方面已经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妇女和女孩。

气候变化、人权、卫生紧急情况、粮食不安全和贫困，以及其它脆弱性驱动因素，应该在安全理事会议程和实地特派团任务授权中占据适当位置。与此同时，如果不把重点放在世界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即系统性违反国际法行为上，就几乎不可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违反行为——其中武装侵略和吞并企图是最明显的例子——滋生了今天公开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20/1296, 附件)中提到的大多数脆弱性驱动因素。

非法武装团体的敌对行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有组织犯罪、贫困和卫生危机——所有这些都是可悲的现实，不仅对非洲大陆饱受冲突蹂躏的地区如此，对乌克兰被占领土也是如此。乌克兰正在遭受一个邻国实施的国际武装冲突和侵略，该邻国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侵略者为谋求政治、经济和领土利益而随时违反国际法，这仍然是最危险和最灾难性的全球脆弱性驱动因素。成千上万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在被占领土上，数百万人的人权遭到侵犯。

在这方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侵犯人权者或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人都不可能成为解决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可靠伙伴，正因为如此，我们坚信，我们需要强有力保护国际法机构，其成员负责任和可靠地为捍卫基于规则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作贡献。只有强有力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才能捍卫国际安全，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妥善解决脆弱性的根源。